

宋元學案

上海文瑞樓印行



慈湖學案表

楊簡

子恪

老楊子  
象山門人

五世孫  
芳

六世孫  
伯純

七世孫  
圭

袁甫 別見黎齋學案

馮興宗

馮國壽

史彌忠

父漸

史彌堅

子實之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史彌鞏

孫蒙卿 別為靜清學案

王撝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史彌林

父涓

錢時

子楨

從子允文

洪揚祀

夏希賢

子溥

鄭玉

別為師山學業

趙沔

別見草廬學業

汪汝懋

沈源

唐轅

子清之

子潛之

吳暎

鄭玉

別為師山學業

汪汝懋

見上大之門人

方道猷

呂人龍

洪震老

鄭玉 別為師山並大之同調學業

陳苑 別為靜明寶峯學業

以下慈湖融  
堂續傳

宋夢鼎

魯淵

洪源 子璵

張復

朱魯同調

族孫 蹟

汪汝懋 見上大之門人

洪夢英

史守之

史定之

陳損

子蒙

張端義 見上慈湖門人

全謙孫

從子 省

父汝梅  
附兄鼎孫弟頤孫

全晉孫

子彥

黃潤玉

詳見明儒學案

桂萬榮

子錫孫

族子整

四世孫  
同德

桂彥良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桂璵

並石坡續傳

童居易

子鍾

孫金

附師李儼  
王休

子欽

曹漢炎

嚴畏

黃震

別為東發學案

曹嚴講友

趙彥誠

曾燭

鄒近仁

子曾

鄒夢遇

葉祐之

張端義  
見上慈湖門人

徐鳳

曹夙

張渭

張汾

孫明仲

沈鞏

許孚

朱介

魏槩

沈民獻

四世孫  
輝卿

五世孫  
源  
見上遜齋門人

劉厚南

舒銑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方溥

王子庸

馬樸

子變見上慈湖門人

馬應

馬變

王琦

鍾季正

舒益

洪簡

舒行 別見黎齋學案

吳墳

吳炯

余元

鍾宏



嘗正

邵甲

子大椿

鄭棠

王震

鄭節夫

別見菽麓諸儒學案

顧平甫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張端義

王晉老

何元壽

傅正夫

傅大原

別見說齋學案

薛疑之

子璩

夏希賢

洪揚祖

並見融堂門人

錢頤

見下融堂家學

趙與德

孫偕

別為靜明齋學案

私真德秀 別為西山真氏學案

劉宰 別見歙麓諸儒學案

舒璘

沈煥 並為廣平定川學案

袁燮 別為紫齋學案

韓宜卿 別見清江學案

蔣存誠

沈文彪

子民獻 見上慈湖門人

湯建

並慈湖講友

葉秀發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韓度 別見清江學案

並慈湖學侶

宋元學案卷七十四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湖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慈湖學案

祖望謹案象山之門必以甬士四先生為首蓋本乾瀆諸老一輩也而壞其教者實慈湖然慈湖之言不可盡從而行則可師黃勉齋曰楊敬仲集皆德人之言也而未聞道予因采其最粹且平易者以志去短集長之意則固有質之聖人而不謬者述慈湖學

案

梓材案慈湖學派梨洲之原本附列金溪學案自謝山始別為慈湖學案

象山門人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進士調富陽主簿嘗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為一體非吾心外事陸象山至富陽夜集雙明閣象山數提本心二字先生問何謂本心象山曰君台言所聽扇訟彼訟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見得孰事孰非即決定為某甲是某乙非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邪象山厲聲答曰更何有也先生退拱坐達

旦質明納拜遂稱弟子已而沿檄宿山間觀書有疑終夜不能寐矐矐欲曉灑然如有物脫去此心益明淳熙元年母喪去官營築車廐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沈思屢日一事偶觸始大悟變化云為之旨交錯萬變而虛明寂然服除補紹興府理掾差浙西无幹知嵎縣外艱不赴起知樂平召為國子博士以爭趙汝愚之去主管台州崇道觀嘉泰四年權發遣全州未上論罷主管仙都觀嘉定元年累遷至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三年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面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寧宗曰然問曰田如何寧宗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无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是非賢否自明他日又言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寧宗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歷歷明照否寧宗曰朕已照破先生頓首為天下賀出知温州督賦之吏不入縣庭但移文罷放藉訪賢人崇孝養而已架羅戟門令投牒者自鳴鳴即引入剖決无時縣官賢否即雜訪之小民之至庭下者言人人同乃行黜陟其待僚屬方據案書判有喏于庭者无問誰何即釋筆拱答務以德化感人民自悅服除駕部員外郎改工部除軍器監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寔錄院檢討官丐祠而歸以寶護閣學士慈溪縣男太中大夫致仕寶慶二年卒年八十六謚文元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遐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也所著有甲橐乙橐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已易啟蔽等書

慈湖已易

易者已也非有他也以易為畫不以易為已不可也以易為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為已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已不可得畫而為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无以形容之畫而為一一者吾之一也一者吾之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以加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者吾之分也全即分也分即全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觀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觀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為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為已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无惑乎自生民以來面牆者比比而不知是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為我者母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无际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為也混融无内外貫通无異殊觀一畫其指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无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即乾健者也天即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即已也天即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

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寔一體也故夫乾象之言舉萬物之流行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于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寔與虛傳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為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象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无二元也坤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无二元乾與坤之无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无二一也无二已也皆我之為也坤何以三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為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為主陰入于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有陽而中虛為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三者陽剛止

截乎其上故繫之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為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為己是剖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于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于六尺七尺而已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地坐血氣而觀己不知己之廣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吾本无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殊爾人推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吾之剛為九指吾之柔為六指吾之清濁為天地指吾之震巽為雷風指吾之坎離為水火指吾之艮兌為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為日月以吾之變通為四時以吾之散殊于清濁之兩間者為萬物以吾之視為目以吾之聽為耳以吾之噬為口以吾之握為手以吾之行為足以吾之思慮為心言吾之變化云為深不可測謂之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為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寔謂之偽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无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當而小謂

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謂盡焉謂之賢言乎其變謂之  
易言乎其无不通謂之道言乎其无二謂之一今謂之已謂之已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  
妙已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格也安得无私與格者而告之姑即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  
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啞所以能啞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  
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  
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  
見口可見啞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  
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為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  
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  
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啞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止趨周流  
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啞非啞在嗅非嗅在運用  
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啞如此嗅  
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  
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  
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



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為聖者不加為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為昏為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死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即道天即乾天即易天即人天與人亦名也大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非先聖之言也憂即天萬物即天孔門之徒聞聖人之言而差之以己意參其間而有是言也此非吾孔子之言也吾道一以貫之此孔子之言也其曰易與天地準此亦非孔子之言也何以明之天地即易也幽明本无故不必曰仰觀俯察而後知其故也死生本无說不必原始要終而後知其說也是非非吾孔子之言也其徒之已說也神即易道即善其曰繼之者善也離而二之也離道以善莊周陷溺乎虛无之學也非聖人之大道也孔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此孔子之言也聖人即易也德業即易也繼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又非孔子之言也何者離易與天地而二之也子曰之下其言多善間有微礙者傳錄記述者之差也其大旨則善也不繫之子曰者其言多不善非聖人之言故也乾即易坤即易其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非聖言斷斷如白黑如一二之易辨也凡如此類不可勝紀善學易者求諸己不求諸書古聖作易凡以開吾心之明而已不求諸己而求諸書其不明古聖之所指也甚矣自古聖指東學者求西讀書者滿天下省己者千无一

萬无一孔氏之門學者不知其幾而日至者无幾也月至者又无幾也三月不違者顏氏子一人而已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矣而况于不在孔門者乎幸有一曾子獨不然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豈訓誥之所能解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无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而已終不可得言也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而已寔无得以告人也何為其然也尚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尚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无自而生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于是雖然思亦何害于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周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于吾事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可以精粗論也儆戒无虞罔失法度正易道之妙也堯舜允執厥中執此也兢兢業業弗敢怠也禹之克艱不敢易也湯改過不吝去其不善而復于善也文王翼翼小心也信吾信謹吾謹儆戒吾儆戒執吾執兢兢吾兢兢業業吾業業艱吾艱改吾改翼翼吾翼翼无二我也无二易也既曰天下何思何慮而又曰執曰兢兢業業曰艱曰改過曰翼翼无思无慮者固如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改過但翼翼方兢兢業業克艱而不易時此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得而見乎果動乎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似動而不移也似

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動可也謂之无思无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蹟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倣此者也非蹟自蹟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行之不同也此非沈虛陷寂者之所能識也亦非憧憧往來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也或者自以為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耳近取諸心即此心而已矣曾子傳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學之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於戲此足以指明人心之本良矣而學者往往逆領孟子之意而不復疑其有他者千萬而不一二也故孟子言必稱堯舜予以知孟子之言雖諄諄而當時之聽之者多藐藐此道甚明甚易甚簡而人自疑自惑不信使當時聞言而遂信者象必不至勞孟子諄諄如此也能識惻隱之真心于孺子將入井之時則何思何慮之妙人人之所自有也純誠洞白之質人人之所自有也廣大无疆之體人人之所自有也此心常見于日用飲食之間造次顛沛之間而人不自省也孔子曰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非曰造次間為之顛沛間為之无須臾而不為也是心本一也无二也无嘗斷而復續也无嚮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无嚮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强

而衰老不弱也可強可弱者血氣也无強无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无斷无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无斷續血氣有強弱而吾心无強弱有思无思而吾心无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為心雖欲无斷續不可得矣以血氣為已雖欲无強弱不可得矣雖欲造次于是顛沛于是无須臾不于是勉强從事不須臾而罷矣况于造次乎况于顛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偽而已矣非誠也孔子曰主忠信忠信者誠寔而已无他妙也而聖人以為主本或者過而索之外而求之必反失忠信之心即道心即仁義禮智之心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通于一萬事畢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遠復此心復也類復類放而類反也亦危矣然已復則如常矣无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凶无虞他日之吉凶但觀一念慮之得失當乾之初而不肯潛此心放也當五而不能飛此心固也當三而不惕此心慢也當四而不疑此心止也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亦能用天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為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宜者也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人之為道似善矣而孔子截截斷斷甚言其不可孟子竊之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

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无不知敬其兄也此豈計度而圖之也此豈擬議而成之也擬議而成其變化此非聖人之言也學者之臆說也孰知夫君子終日乾乾而非意也類復獨復而非反也利于不息之貞而非升也震來就就非懼也其亡其亡非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通也括囊无咎无譽非閉也三日不食非窮也揚子王庭非得志也介于石非止也出門同人非往也若終日用之而鬼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况于他人乎如秋陽之暴至白而无瑕也如江漢之濯至潔而无滓也混混乎无涯无畔无始无終也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濯于淵非魚也天下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露雨露之潤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畏雷霆之威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我已之中而以為他物也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也非過論也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得而聞也哀樂必有形哭笑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識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未有知近而不知遠也未有知小而不知大也遠近一物也小大无二體也閨門之內若近而寔遠也若小而實大也即敬即愛无不通矣有倫有叙无不同矣放之東海之東而準也放之西海之西而準也放之南海之南而準也放之北海之北而準也不可思也不可達也

絕四記

人心自明人心自靈意起我立必固礙塞始喪其明始失其靈孔子曰與門弟子從容問答其諄諄告戒止絕學者之病大畧有四曰意曰必曰固曰我門弟子有一于此聖人必止絕之母者止絕之辭知夫人皆有至靈至明廣大聖智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昏蔽之端盡由于此故每每隨其病之所形而止絕之曰毋如此毋如此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爾如太虛未始不清明有雲氣焉故蔽之去其雲氣則清明矣夫清明之性人之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故中庸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何謂意微起焉皆謂之意微止焉皆謂之意意之為狀不可勝窮有利有害有是有非有進有退有虛有實有多有寡有散有合有依有違有前有後有上有下有體有用有本有末有此有彼有動有靜有今有古若此之類雖窮日之力窮年之力縱說橫說廣說備說不可得而盡然則心與意奚辨是二者未始不一一蔽者自不一一則為心二則為意直則為心支則為意通則為心阻則為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變化云為豈支豈離感通无窮匪思匪為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毋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孔子不言心惟絕學者

之意而猶曰予欲无言則知言亦起病言亦起意姑曰毋意聖人尚不欲言恐學者又起无意之意也離意求心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誠實无他道心獨妙匪學匪索匪粗匪精一猶贅辭二何足論十百千萬至于无窮无始无終非眾非寡姑假以言謂之一貫愈辨愈支愈說愈離不說猶離況于費辭善說何辭寔德何為雖為非為我自之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意也此心之靈明踰日月其照臨有甚于日月之照臨日月能照容光之地不能照蔀屋之下此心之神无所不通此心之明无所不照昭昭如鑑不假致察美惡自明洪纖自辨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夫不逆不億而自覺者光明之所照也无以逆億為也嗚呼孔子亦可謂善于發明道心之妙矣亦大明白矣而能領吾孔子之旨者有幾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无美惡鑑未嘗有洪纖而亦未嘗无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而亦未嘗无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容豈異夫費思力索窮終身之力而茫然者同何謂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彼必不欲如此大道无方奚可指定以為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為道在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无乃不可斷斷必必自離自失何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其道亦下孔子嘗曰我則異于是无可无不可又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可不可尚无而况于固乎尚无所知而

况于固乎何為我我亦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食曰  
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藝牢堅如  
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方意念未作時洞焉寂焉无尚不立何者為我雖意  
念既作至于深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焉无尚不立何者為我蓋有學者自以為意必固我  
咸无而未免乎行我行坐我坐則何以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非聖人獨能範圍而學者不  
能也非聖人獨能發育而學者不能也聖人獨得我心之同然爾聖人先覺學者後覺爾一  
日覺之此心无體清明无際本與天地同範圍无内外發育无疆界學者喜動喜進喜作喜  
有不墮于意則墮于必不墮于固則墮于我墮此四者之中不勝其多故先聖隨其所隨而  
正救之止絕之其誨亦隨以多他日門弟子欲記其事每事而書則不勝其書總而記于此  
某即其所記推見當日之事情坦然灼然而先儒未有發揮其然者先儒豈不知毋義非无  
而必以毋為无者謂此非學者所及惟聖人可以當之故不得不改其義為无而獨歸之孔  
子先儒不自明己之心不自信己之心故亦不信學者之心吁賊天下萬世之良心迷惑天  
下萬事至靈至明之心其罪為大某大懼先聖朝夕諄諄告戒切至之本旨墮沒而不白使  
後學意態滋蔓荆棘滋植塞萬世入道之門不得已故書



附錄

陳北溪答陳師復書曰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由其門人有楊袁貴顯據要津唱之不讀書不窮理專做打坐工夫未形體之運動知覺者以為妙訣又假託聖人之言牽就釋意以文蓋之慈湖纔見伊川語便怒形于色朋徒私相尊號為祖師以為真有得于千載不傳之正統嚴陵有詹喻輩護法其或讀書却讀語孟精義而不肯讀集註讀中庸集解而不肯讀章句或問讀河南遺書而不肯讀近思錄讀通書而不肯讀太極圖而讀通書只讀白本不肯讀文公解本某極口為之明白剖晰邦人始有知邪正所由分者異端曲學贗證暴露補又答陳伯澡書曰楊敬仲持循篤而講貫畧補

袁蒙齋記樂平文元遺書閻曰慈湖先生平生履踐无一瑕玷處閨門如對大賓在閨室如臨上帝年登耄耋兢兢敬謹未嘗須臾放逸學先生者學此而已若夫撮拾遺論依放近似而寔未有得乃先生之所深戒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敬之哉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慈湖謂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補

宗義素象山說顏子克己之學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慾利害之私蓋欲于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故慈湖以不起意為宗是師門之的傳也而考亭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畢竟欲除意見則所行之事皆不得已去做才做便忘所以目視霄

漢悠悠過日下梢只成得箇狂妄也案慈湖之告君曰此心即道惟起乎意則失之起利  
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凡有所不安于心焉皆差即此  
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无所不照然則不起意之旨亦畧可識矣又何曾  
若考亭之言邪但慈湖工夫入細不能如象山一切經傳有所未得處便硬說闕倒此又  
學象山而過者也

祖望謹案慈湖嘗改定太極圖以為周子之說詳簡之說易蓋亦不取无極之說以為  
道始于太極而已

謝山碧泚楊文元公書院記曰文元之學先儒論之多矣或疑發明本心陸氏但以為  
入門而文元遂以為究竟故文元為陸氏功臣而失其傳者亦有之愚以為未盡然夫  
論人之學當觀其行不徒以其言文元之齋明嚴恪其生平踐履蓋涑水橫渠一輩人  
日誠曰明曰孝第曰忠信聖學之全无以加矣特以當時學者沈溺于章句之學而不  
知所以自拔故為本心之說以提醒之蓋誠欲導其迷途而使之悟而非謂此一悟之  
外更无餘也而不善學者乃憑此虛空之知覺欲以浴沂風雩之天機屏當一切是豈  
文元之究竟哉

雲濠謹案謝山又為高煦四先生祠堂碑文云慈湖齋明嚴恪非禮不動生平未嘗作  
一草字固非特扇說一悟以為究竟也又云慈湖于諸經俱有所著垂老更欲修羣書

以屏和說而未就

慈湖講友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并為廣平定川學案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

別為黎齋學案

正獻袁黎齋先生燮

別見清江學案

韓先生宜卿

太學蔣先生存誠

蔣存誠字秉信鄞縣人金紫少子珺之孫也為慈湖先生講學之友聞歌有省德性清明其

卒也慈湖為誌其墓

補

沈清遐先生文彪

沈文彪鄞縣人號清遐居士以與學峻行與慈湖為忘年交之

湯藝堂先生建

湯建字遠可樂清人不為制舉業天文地理古今制度考覈精詳為意兢省深造理窟學者

稱藝堂先生夙興必齋沐讀易一卦鼓瑟自娛所著詩衍義論語老子二解藝堂文集

修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列先生傳于陳止齋之門謝山修之并不明者其受學止齋温州府志載先生以其學校徒又稱其退與朋友商論欣欣自得年踰八十年亦未詳其師

承朱氏經義考引胡一桂說言先生交于楊慈湖著有周易筮傳則以為慈湖講友可也故自止齋學業移列于此

### 慈湖學侶

知軍葉先生秀發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隱君韓戢山先生度 別見清江學案

慈湖家學 象山再傳

承務楊磐齋先生恪

楊恪字叔謹慈湖長子慈湖為作磐齋記官承務即沿海制置司準備差遣錢融堂稱其克

承家學勉進未艾云 參慈湖遺書

### 慈湖門人

正肅袁蒙齋先生甫 別見繫齋學案

堂長馮先生興宗

馮先生國壽 合傳

馮興宗字振甫慈溪人慈湖高弟子書无所不讀每聆誨言輒心領神會袁蒙齋甫持節江左延為象山書院堂長群士信嚮蓋先生忠信篤敬毫髮无偽訓警懇至語自肺腑流出故人之感悟者亦倍深切慈湖誘掖後進許與固多至其稱先生謂于聖道獨有啟發晚益融

貫表裡洞然殆知及而進於仁守者矣其卒也蒙齋為誌其墓從弟國壽粹材蒙慈湖選書有為馮似宗壽孫

文昌詩未知亦師事慈湖時號二馮未竟其學早卒參袁蒙齋集

粹材謹案蒙齋言先生居慶元之慈溪七世矣蒙齋集又有先生言行記云蒙室金川之湖濱達戶覺膺氣浩如也

### 文靖史自齋先生彌忠父漸

史彌忠字良叔鄞縣人第進士初為鄂州咸寧尉官滿歸里橐中裝視之官時良多其父漸怒先生懼召里人畢集悉發篋以示皆書帙也監文思院門以慈湖薦宰廬陵有能名後守南安會盜甬平為政尚安輯蠲白撰錢以便民守吉州洽如南安蠲田租十有八萬閭寇大作提舉福建常平鹽筴事薦陳舜為招捕事定功賞一不受真西山遺書美之時從弟弥遠久在相位數勸其歸年未七十首乞致士以子為丞相累除資政殿學士贈少師諡文靖參延祐四明志

###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史彌堅字固叔忠定造幼子文靖之從弟也與諸兄並學于慈湖以軍器監尹臨安兄彌遠入相以嫌出為潭洲湖南安撫使平湖寇羅孟傳守建寧行義倉法真西山紀其政績守鎮江力薦劉漫塘于朝以兄久在相位數勸歸不聽遂食同祿于家十六年以資政殿學士卒諡忠宣吳鶴林流行詞有云在熙寧則不黨于熙寧如安國之于安石在元祐則不趨于元

祐如大臨之于大防同上

附錄

口口口曰予嘉定初年官浙東醴幕時史丞相以禮部滄洲以浙漕同案視壽成山陵昆仲  
職位未至大相遠及丞相當國以尚書處滄洲誠未為過而滄洲懇辭十數不止丞相亦終  
不強之天下仰其高深水在太學以丞相故不得成校定者累年及既出官循序而進未嘗  
超躡在深水為群所抑自他人處之于造物求速化深水終安之此某所以于二公願執鞭  
而不可得也補

又曰滄洲以丞相親嫌卷懷而去海內缺望聞其當國勢危疑人心渙散之際有言人所難  
言者補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鞏

史彌鞏字南叔文靖從弟也從慈湖遊好學彙記入太學升上舍時銜玉柄國寄理不獲試  
淹抑十載始登進士第李悅齋皇開鄂閩辟諮幕府事壽昌戊卒失律欲盡誅其亂者乃誅  
倡者一人軍心感服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護蜀保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先生  
應詔上書謂天倫之變世孰无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雲川之變非濟邨之本心  
濟邨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契聖心耳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凡乃使不能安其體魄于

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出提點江東刑獄歲旱饒信南康三郡大祲俾釐戶為五甲乙以等第振糶丙為自給丁糶而戊濟全活百餘萬口微民操片劫人財逮捕法曹以不傷人論罪先生曰持兵為盜貸之是滋盜也推情重者修數人一道以寧饒州兵籍溢數請汰冗兵令下營門大譟呼諸校謂曰汰不當許自陳敢譁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然廩給亦大省召為司封郎中以兄子入相引嫌丐祠遂以直華文閣提舉崇禧觀里居絕口不道時事卒年八十真西山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衮之門者三十年未仕為其寄理已仕則為其排擯皜然不污有如此

參史傳

附錄

口口口曰溧水惠書敘述平生有擺脫世務退然以寒峻自處之意

補

史和旨先生彌林

父涓

史彌林號和旨文惠同產弟刪定涓之子也文惠之存刪定獨能辭其官不拜而恬然用累舉恩致祿以終其身刪定沒授官者必欲以馳其子先生又辭不拜

參戴剡源集

梓材謹案和旨先生與饒州君定之皆楊袁門人之傑然者見謝山所作甬東靜清書院記文惠即忠定之初謚也

帥屬錢融堂先生時

錢時字子是淳安人慈湖高弟讀書不為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既而絕意科舉究竟理學

江東提刑袁蒙齋南達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大抵發明人心指撻痛決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薦之授祕閣校勘詔字臣以其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游東倉幕召入史館檢閱以江東帥屬歸所著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四書管見春秋大旨兩漢筆記獨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人稱為融堂先生

新安州學講義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敢請事斯語矣

洙泗問仁隨問而答縱橫參錯初无異旨然其地也各有淺深而所以教之者不容于躐等至此一章明白洞達精詳的切此先聖特以語顏氏子歟仁人心也此心即仁虛明渾容本无虧闕為意所始失其所以為仁為物所遷始失其所以為仁為習所移始失其所以為仁為欲所縱始失其所以為仁狂迷顛倒醉生夢死昏昏憤憤日用而不知皆已私為之窟宅非本心然也先聖曰改而止又曰遇以改除夫所謂用力于仁者果安所用其力哉用力于克己而已如月之明雲翳之即昏如水之清泥滓之即渾雲散天空淵澄海淨則其本清本明者固自无恙禮者矢則之不可踰者也一踰此則无非已私有一毫已私即不足以為



禮有一毫非禮即不足以為仁先聖于此不曰克己為仁而曰克己復禮為仁非于禮之外而有所謂仁也曰復禮為仁者所以明復禮之即仁也大哉禮乎分而為天地者此也轉而為陰陽者此也變而為四時者此也列而為鬼神者此也此即本心之妙即所謂仁也克己即復禮矣復禮即為仁矣夫以天地之廣大陰陽之闡闡四時之運行鬼神之變化而此禮實為之則一日克己豁然清明道心大同範圍无外謂之天下歸仁良不為過然而此事斷斷在我寔非他人所能致力古訓每曰自強曰自修曰自成曰自牧曰自昭明德皆由己之謂若不由己其見必不決其進必不勇其發必不果其行必不力必搖于外誘必亂于意見必動于浮論虛說支離纏繞必不能斷割故態惡習必不能掃除俛俛然中无定守而欲倚人言為之主宰必不能特達先聖既已克己答顏淵之問遂斷斷曰為仁由己又斷斷曰而由人乎哉所以截外馳之路使之彷徨四顧畧无倚仗而斬截决裂一斷諸己也一斷諸己直心而用无所回撓安得受制于外物也哉顏子至此聞言不疑即求就寔工夫而請問其目其為問也密矣人之日用應酬萬端舉不外乎視聽言動之四名四寔一无非天則非禮則勿是之謂克雖然不特接于目而後為視也暗室屋漏一念之邪而不正之色已雜然乎在目知其非禮隨即泯然則視无所蔽矣不特接于耳而後為聽也暗室屋漏一念之妄而不正之聲已譁然乎在耳知其非禮隨即泯然則聽无所蔽矣以至于言以至于動不

特宣之于口發之于事而後見也念慮隱微之地大明澄照微過則改則言動无所蔽矣克已工夫全在一勿字上行之而熟守之而純變化虛明略无所累則雖縱目而視縱耳而聽肆口而言隨感而動安往而非仁哉顏子方皇皇然欲從末由發鑽堅仰高之嘆一聞斯語如旅而歸請事之言其應如響是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違怒不貳過以至三月不違无往而非事斯語之時矣故以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附錄

趙寶峰示子弟曰錢某小人行已著書趨時悖道罔衆干名乃斯文中所當誅斥史臣乃贊某于道統之後未知其似是而非補

梓材謹案是說與本傳相背謝山蓋以  
為然故于石坡書院記亦有微辭云

司農洪默齋先生夢炎

洪夢炎字季思馮安人寶慶元年進士端平間香軍搆逆命先生延諭既受旨索飲至醉卧省廡下徐以單騎入軍惑于心砍其導卒血濺衣而色不為動曉以逆順皆安堵聽命會高沙軍變命先生縵之至維揚聞帥趙葵說以指日可破先生曰攻討者制閭之大義撫諭者天朝之至恩殊思曲赦非愛闈卒愛百姓也遂入城宣詔進叛首開以自析之路一軍以安尋以大宗丞贊浙幕召拜司農差知衢州卒于任著有文集二十四卷奏錄三卷高沙撫錄

荆襄語彙各一卷

參萬歷嚴州志

梓材謹案先生號默齋嘗以桃源酒管入郡幕為本一族祖與融堂并登慈湖之門詳見本一傳先生父承務門與袁蒙齋誌其墓

朝奉史先生守之

史守之字子仁忠定之孫忠宣之從子也先生未嘗見陸子而從楊敬仲袁和叔遊得于私淑所聞仲父彌遠當國先生心弗善也故升聞錄以寓規諫退居月湖之陽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寧宗御書碧沚二字賜之彌遠甚畏之每有所作輒戒其家勿使十一郎雲濠案一作十二郎知之補

祖望謹案史子仁居碧沚不與時諧以道自任所著書曰世學以闢異端為第一義別

署九六子

梓材謹案謝山答萬編修問史學士諸公遺事帖子云子仁方叔之子心非叔父所為中年避世遠嫌退居見公之松島杜門講學又學古文于樓攻媿方叔名亦大吏部侍郎忠定長

知州史先生定之

史定之鄞縣人嘉定間知饒州廣濟城隍著鄉飲酒儀太極圖論易贊著說饒州志二卷

饒州府志

梓材謹案先生亦楊袁高弟忠定第二子彌正之子也

司業陳習庵先生墳

陳墳字和仲鄞縣人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行之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慈湖攻苦食淡晝夜不怠再調處州教授累官至太常博士獨為袁絜齋議論餘皆閤筆論政切直史彌遠問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先生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出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為樞密編修官尋守衢州監司閩浙者久之入為國子司業知温州未上而罷卧疾抽架上書占之得呂東萊文集其墓誌曰祖謙生于丁巳歲没于辛丑歲先生曰異哉我生于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予是一甲矣吾死矣夫

附錄

史彌遠為先生母黨舅氏先生于轉運司及禮部兩試第一彌遠當國將為先生謀加恩數先生卻之

教授處州理宗求直言先生上封事直聲聞天下為學錄為宗正寺簿俱奏對盡言切直賈貴妃入內先生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君德彌遠駭曰吾甥殆好名邪先生云云

為太常博士朱端常子乞諡先生曰端常居台諫則逐善類為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諡曰榮愿

先生嘗與御史蔣峴講中庸不合判福運為峴所劾

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吾鄉前輩于朱呂陸三家之學并有傳者而陸學最先楊  
袁舒沈江右弟子莫之或京楊袁尤多昌明之功願其大弟子自袁正肅公而外陳侍  
郎習庵其最也

直閣桂石坡先生萬榮

附從子錫孫

桂萬榮字夢協慈溪人以進士授餘干尉邑多豪右先生一以紀律繩之馭民則用慈愛子  
弟獲訓迪者恥為不善秩滿民乞留調建康司理參軍鄉人史彌遠為相欲招致之先生以  
分定固辭差主管戶部架閣除太學正輪對奏絕敵選將二事除武學博士改宗學出判平  
江府累官直祕閣遷尚書右郎除直寶章縣宗祠歸先生嘗問道慈湖慈湖告以心之精神  
是謂聖粹材謹案是語本孔叢子遂築石坡書院讀書其中從子錫孫通春秋十歲試童子科號為神童  
登紹定進士歷官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忤旨罷尋以集英殿修撰召不起參寧波府志

謝山石坡書院記曰慈湖弟子偏于大江以南宋史舉其都講為融堂錢氏子嘗致之  
特以其著述耳若其最能昌明師門之緒者莫如鄞之正肅袁公蒙齋侍郎陳公習庵  
及慈之桂公石坡顧袁陳以名位著而桂稍晦今慈湖東山之麓有石坡書院即當年  
所講學也桂氏自石坡以後世守慈湖家法明初尚有如容齋之敦樸長史之深醇古

香之精薄文修之伉直聲聞不墜至今六百餘年猶有奉慈湖之祀者香火可為遠矣  
石坡講學之語寔本師說曰明誠曰孝弟曰顏子四勿曰曾子三省其言樸質无華葉  
蓋以躬行為務非徒從事于口是故其生平踐履大類慈湖宋史言慈湖薄富陽日講  
論語孝經民遠无訟石坡尉餘千民之聞教者恥為不善慈湖守温州力行周官任卹  
之教最富爭勸勉石坡在南康感化驕軍知以衛民為務慈湖史氏累召不出石坡方  
嚮用力辭史氏之招丐祠終老方石坡之官平江也未侍郎在知府事汪翰鹽課急迫  
牽連拘繫甚繁石坡力言其无辜為請寬不得乃挾行牀至獄中願與所拘繫者同處  
侍郎不得已縱遣之論者以為石坡不愧其師而侍郎有慚其益其所請絕敵選將諸  
奏皆名言也嗚呼慈湖之心學苟非險之躬行誠无以審其寔得焉否今觀石坡之造  
詣有為有守豈非真儒也哉石坡晚年最為耆壽東浙推為楊曰碩果并于蒙齋習庵  
蓋其道之尊如此

郡守童杜洲先生居易

附師李聳王休

童居易字行簡慈溪人也嘗從鄉先生李聳學古文又學小戴禮于校書郎王休一日參楊  
敬仲與語大奇之遂舍所學學焉登嘉定十六年進士鄭忠定清之柄國舉補登仕郎朝議  
欲使諸路置買浮鹽司除擬已定先生詣執政歷陳利害命遂寢相國趙忠靖葵開閩淮東

以先生攝天長簿時諸路屯兵每棗熟禁民採取民失其利先生上書乞弛其禁旁九郡皆獲免既而元兵攻城急邑令與王將不協軍民疑阻先生力為陳解遂協力捍防城賴以全調諸暨簿惡少攻剽為姦尉莫能致先生以計悉擒之上績課最轉宣義郎知邵武之泰寧移判夔州遷太學博士以身為教學者仰之以言曾子事忤上出判吉州未幾遷本州同知陞中奉大夫知廣東德慶府蠻獠雜居民悍難化先生撫以愷悌三載民樂耕桑門不夜闔獄囚屢空尋上章乞歸居杜洲之瀟學者從之稱杜洲先生

參寧波府志

謝山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慈溪縣鳴鶴鄉者杜洲童先生居易家焉慈湖世嫡弟子石坡而外即推童氏累代不替諸家學錄中所未有也書院則先生之孫副尉金始肇造之而得朝命于其子桂嘉興顧嵩之吾鄞孫元蒙俱來為山長其時甬上書院多設長者而以杜洲為最盛有先聖碑亭有禮殿有講堂有六齋曰志道曰尚德曰復禮曰守約曰慎獨曰養浩其中為慈湖祠旁為六先生祠有書庫有祭器門廊庖湑織悉畢備有田租以資學者蓋彷彿四大書院規制而為之耳意良厚矣

### 尚書趙先生彥誠

趙彥誠字元道餘姚人累官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以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先生言人疑象山為禪是未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于致知二字禪矣乎其題已易曰

聖人之易不離先生此書不離斯人篤好欲刊之心不離刊者之手不離觀者之目不離誦者之口不離聽者之耳又不離不刊不觀不聽者之耳目口斯旨也先生寔有覺于事親從兄喜怒哀樂兢兢業業日用之間

曾先生燭

曾燭字定遠廬陵人得慈湖已易閒居解二書刊之謂西銘之意認天地為一家已易一書悟天地為一已其流行發見精粗必備厥功益大然先生之意欲學者于良知良能苗裔之發見體察而用力慈湖以為才言體察是未信此心之即道也先生復問曰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有然汨沒斲喪憧憧利欲之途須體察于膠擾之中而後能不失今懼其起意也不敢體察坐聽是心之所發則天理與人欲並行何以洞識乎慈湖答曰定遠猶未覺未信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豈无膠擾膠擾乃變化即天地之風雨晦冥也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改即足矣故孔子曰改而止改而不止是謂正其心反成起意耳先生乃喟然曰今而後知此心虛明萬理萬化盡在其中君子所以用力于仁學而不厭者必有事焉初非臆度料想之謂也

縣丞鄒歸軒先生近仁

附子曾

鄒近仁字魯卿一字季友德興人以特恩為靜江法曹再調龍陽丞問學于慈湖與語從容



良久即了然无疑滯嘉定二年疾革語其子曾曰吾心甚明无事可言爾曹修身學道則為孝矣言訖而瞑雲濠案先生子曾字伯傳所著有歸軒集先生一再語頓覺人告之過斂衽受教所當為不畏強禦非道非義一介不取修

附錄

先生父尉建德甫三歲生母去又五歲父卒嫡母董氏撫之先生思其生母不敢言又三十年董氏卒乃求之謂兄弟曰近仁方寸亂矣諸建德物色多端竟不獲時先生同母弟永之出繼董氏宰瀉須先生涉江訪之亦不知乃反建德私自念曰吾生母鄧宣教女也乃求戶籍閱之則尚有鄧宣教戶大喜及入鄧鄉而鄧氏已无人矣兩足槎折旁皇不復能去一鄰婦聞而感然出謂先生曰妾亦鄧女也前此記有姑流離自外歸後適九華童氏儻斯人乎如其言求之果在焉先生相抱流涕留數日謀奉以歸其生母不可乃出金以奉母歸而問慈湖以處之之道慈湖曰歲時往省可矣補

鄉貢鄒良齋先生夢遇

鄒夢遇字子祥雲濠案子祥一作元祥樂平人也從祖近仁慈湖高弟故先生亦從學焉慈湖嘗曰自

孔子沒學者陷溺于文詞論議喪本靈而事意見寥寥二十載自知自信者少若夢遇者其庶幾乎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百姓日用而不知鄒氏二子其殆知之者乎一字良齋慈湖

知樂平先生以鄉貢生從容接論久之而有覺隔礙未除慈湖真導之遂徹底澄明其言曰  
事親從兄之間不思不勉无非實地變化云為張弛閨闈宇宙在吾手又曰渾然之中品節  
調理粲然以列又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為靜吾獨以步履應酬為靜人皆以步履應酬為動  
吾獨以兀坐端默為動嘉定四年赴禮闈而疾作將卒歌曰嘉木扶疏兮鳥鳴關闈暑風舒  
徐兮庭中間閒起視天字兮浩乎虛澄

修

鄉貢葉同庵先生祐之

葉祐之字元吉

雲濠葉一本名元吉字祐之

吳縣人弱冠鄉貢有志于學凡先儒所是者依而行而訂者

必戒如是者十有七年終未相應得慈湖絕四記讀之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  
曲之說自是讀書行已不敢起意寐中間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歎曰此非鼓聲皆本  
體光明變化而目前常若有一物慈湖至吳先生搢衣求教一聞慈湖言其物泯然不見慈  
湖之詩曰元吉三更非鼓聲慈湖一夜聽鷺鳴是同是異難聲說何慮何思自混成爐炭幾  
番未暖熱天牕一點吐圓明起來又觀无窮景水檻澄光萬里清學者稱為同庵先生忍窮  
四十年一日酣飲極醉而卒以手鈔詩一卷付其內弟張端義且自為跋引李長吉詩為中  
表投廁中以諧之端義以師事先生不敢用中表禮也

修

附錄

元吉儀矩峻潔癯然如玉樹家素貧典衣賣書潛心性理之學誦諸尊宿語錄先後次序數百言尤工于詩其喜而作云木葉臨風皆好色稻田流水亦新聲佳句也補

祕監徐先生鳳

徐鳳字子儀浦城人生四歲知讀書七歲能屬文十四五閱古今書畧徧二十第進士累得國子監書庫官始先生試博學宏辭垂中矣以一字疑而黜及是再試又以一事疑而黜朝論雜然稱誶官至朝散大夫祕書少監直顯謨閣知贛州嘉定十七年卒年四十八其教授温州溫多士為東南最而好訾議難帖服先生年甫二十餘渾然端且重善開迪不嚴而威名卿大夫爭遣子弟從之遊至它郡縣士亦輻湊更三太守皆敬之慈湖謂可與語道著有內制十卷十箴一卷文集二十卷參真西山文集

曹先生夙

曹夙字叔達餘干人見慈湖于縣庠聞其提唱書志食夜忘寢旬有四五日而忽覺

張先生渭

張先生汾合傳

張渭字渭叔張汾字清叔新昌人渭叔少有俊譽富戶欲妻以女笑不願師事呂大愚及慈湖以偽學罷歸渭叔清叔皆不達數百里問學慈湖告之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仁人心

也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日用平常之心即道故聖人曰中庸庸常也于平常而起意始差始放逸渭叔領會無疑及歸而有覺嘉定元年卒年三十七

里正孫先生明仲

孫明仲富春人慈湖為富陽簿先生從學間執事敬一言日夜從事至右手運用左手猶拱其專如此如此者閱兩旬時召為里正公移方急而日出入阡陌奔走應辦憂勞申苦則甚矣而寔本書微動也紹熙三年卒

沈先生鞏

沈鞏字元吉嘉禾人也學于慈湖稱上弟與吳之葉元吉齊名

補

徵君許止齋先生孚

進士朱先生介

合傳

布衣魏先生槩

合傳

許孚字口口號止齋昌國人也與徐都曹恭先為同里受業楊丈元公終身不仕以孝義倡鄉閭屢徵不赴其時昌國儒者尚有朱進士介魏布衣槩皆為楊袁之學者

補

沈先生民獻

沈民獻鄞縣人清遐居士文彪子清遐嘗別築亭館招慈湖講學其中命先生執經問難于

其間補

朝請劉寶山先生厚南

劉厚南字子固慈溪人沈清遐壻也與民獻皆事慈湖嘉定進士授瑞安尉邑瀕海多盜先生涖政慈惠盜遂息慈湖出守温州以其勤于奉職奏之累階進秩皆有能聲以國子博士召館下喜得師會日食詔求直言上疏有云陛下自登大寶今將一紀凡懼災罪已導人使諫不知幾詔叩關投匭應詔求諫不知幾疏求言于今日人未必不指為玩獻言于今日人未必不視為常惟因言以見于用尊聞以行所知斯為得之言極剴切帝加獎諭遷著作郎轉朝散大夫知台州轉朝請大夫致仕卒

參寧波府志

雲濤謚案先生號寶山見程撫州士龍所作行狀

舒先生銑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方先生溥

方溥字成大樂平人慈湖有誠確正直之譽

補

王先生子庸

王子庸錢塘人慈湖為浙西撫屬先生問學自謂有疑慈湖告以不假更求本无可疑先生曰非不知之而疑自若也積十八九年淑景揚輝躍然如脫從此不復疑矣再見請益慈湖

曰云何先生曰意猶有所未盡慈湖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未盡者意也先聖之所止絕也止絕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絕也即疑即意何思何慮縱心盡意匪動匪止孝于親友于兄弟信于友恂恂于鄉里自先聖曰吾无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子庸也

主簿馬先生樸

馬先生應之

合傳

馬先生變

合傳

馬樸字季文樂平人主廣昌簿猶子應之字定翁子燮字敬叔俱受學于慈湖許以有得且曰武城宰得人矣敬叔尤有得于持敬之說

學官王先生琦

王琦字表文與余永之元發皆樂平人慈湖稱先生為直友而永之亦有志者先生為學官永之亦以薦入仕

舒先生益

舒益字裕父樂平人也慈湖嘗訓之曰孔子且發憤忘食况後學之昏能无隨物而遷其日夜思省已過兢兢而已其後慈湖稱之以為度越流輩

補

縣令洪先生簡

洪簡字子斐

雲源案一作子裴

樂平人忠宣公皓曾孫也以任子知茶陵縣慈湖先生稱之曰子斐

于道有覺若在孔門曾哲父子之儔也

補

舒先生行

別見黎齋學案

吳先生墳

吳先生垆

合傳

吳垆字仲和樂平人與弟垆俱學于慈湖嘗曰垆敏不踰月而至矣垆踰年亦當知德垆字

仲郊

補

庶官余先生元發

余元發字永之樂平人也學于慈湖母卒不能舉葬洪文敏公贈之序曰永之葬母求助而于士夫不仁之粟又以義不受以故僕僕經年予為之悲傷其意昔李方叔亦以葬親之故乞憐于東坡東坡以一馬與之且為立券曰如有好事能周君骨捐二十萬錢則并券付之予老退无開馬又不能虛立二十萬券坐視元發之急嘆息而已後以薦入仕

補

學錄鍾了齋先生宏

鍾宏字遠之一字子虛樂平人慈湖為邑宰從之遊嘉定進士官太學錄

雲源案江西人物志先生以進士主

建德薄再任貴溪丞著惠政同門袁蒙齋表諸朝稱其學有淵源寔得故閣所著有論語約學楊簡之傳由兩浙漕屬入為太學錄供職甫一月調告省親累擢皆不起

說子齋組彙

曹正字性之樂平人鍾宏稱其寂靜弗忘酬應非擾亦慈湖高弟也官永明尉

邵先生甲

邵甲壽昌人也慈湖弟子嘗與陳北溪論學不合

補  
梓材謹案謝山所補彙底載先生魏顧齋又言其門人曰鄭棠字景召明初尚存考嚴陵志顧齋乃先生子大椿之號鄭為顧齋門人為慈湖三傳弟子不得為先生門人故別載之

附錄

北溪與之書曰賢者講鬼神之事偏執異端死而不忘之說滯而不化續出江西至言乃知賢者病根所在而于諸老先生之言枉用許多工夫

王先生震

王震嚴陵人陳北溪稱其九歲已能文十二三已志道又言其學淵源祖象山北溪高嚴陵

郡學先生欲往四明求師北溪因作謹所之以贈之

參北溪文集

附錄



北溪與之書曰四明持敬苦行一節為可美而學術議論只是一老禪伯看之不破窳無潰  
亂極為良資美質痛惜補

鄭先生節夫

別見蕪麓諸儒學案

顧先生平甫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

張端義字正夫鄭州人也居于吳即朱長文樂園故址少讀書兼習技擊嘗師項平齋于荆  
南一時耆艾如慈湖說齋鶴山荆坡習居皆從之遊而尤服膺其中表葉元吉亦慈湖高弟  
也愛作詩兼工詞其賦蝶云不因花退盡必是夢殘時極為時所傳誦書其圖曰江湖且過  
用浮屠家所謂曰過寮也端平更化應詔上第一書次年再應詔上第二書三年明堂震應  
詔上第三書有詔龍州安置執政謂詔以直言罪以直言非祖制得免乃自笑曰故事宰相  
侍從用安置庶官用居住士子用聽讀軍將用自效予小臣而用大臣之法乎晚自號荃翁  
所著有荃翁集亡矣又有雜記曰責耳集今存顧其論真文忠公晚節不終失民望則有足  
與黃氏日鈔相證明者惜其亦惑于浮屠之言耳補

王先生晋老

王晋老字子康樂平人樞密剛中孫也以任子仕從慈湖遊

州守何先生元壽

何元壽補

謝山司馬溫公光州祠堂碑跋曰宋紹定中州守何元壽所建節推葉祐之為之記祐之乃慈湖先生門人也元壽尚但知其為吳產而不知其淵源及讀祐之碑文有云蘇公焄蒿悽愴之論固也詩曰鳥驚在涇公尸來燕來軍祐之因是詩悟中庸之旨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慈湖夫子嘆以為千古不傳之妙夫子沒絕口不敢道者五年于茲伺候亦夫子之門人也因公之祠敢復誦之乃知元壽亦出慈湖之門

傅先生正夫

傅正夫佚其名建昌人象山高弟子淵之從子也為慈湖門人慈湖卒將葬先生不遠千里

訪真西山于粵山之麓以銘為請參真西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有所錄慈湖訓語西山跋云非正夫之心與先生之心通貫為一豈能傳之爾贖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于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于先生者也是先生為慈湖高弟又繫齋先生訓語亦先生所錄而西山跋之則先生又為繫齋弟子矣繫齋集中有贈先生書勉其善學慈湖之學繫齋又跋子淵兄弟行寔有子淵化行百里不勞施為自然感動和父居官率由此道子野老于韋布其子正夫親炙慈湖有得于中氣脈相續无有間斷云云

傅先生大原附見說齋學案

薛玉成先生疑之

薛疑之字季常號玉成永嘉人薛氏世學蓋三百年先生學于慈湖刊華據寔猶程以緒餘  
偽學禁與隻手銜道著伊洛源流各為譜傳又以弓冶授其子云

參林齋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平陽人宋俞文豹吹劍錄外集云永嘉王成先生薛季常疑之作伊洛源流譜自孔子子思顏曾孟子至濂溪周子以下凡九十餘傳慶元間書始成而學禁正嚴樓攻媿題其端曰玉成以吾道方屯恐數十年後老成彫喪後生小子不知根柢耳濡目染日變而不復還故作此書林齋山集未言其名與字即據吹劍集補之

隱君夏自然先生希賢

正宗洪錦溪先生楊祖

並見融堂門人

錢誠甫先生楨

見下融堂家學

少師趙節齋與憲

趙與憲字德淵湖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累官至觀文殿學士歷知七府景定元年卒贈少師嘗見慈湖而問曰某于日用應酬都无一事只未知歸宿之地慈湖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求歸宿乃起意反害道德淵奉教終身

宗義案慈湖所傳皆以明悟為主故其言曰此一二十年以來覺者踰百人矣古未之見吾道其亨乎然考之自錢融堂陳和仲以外未必皆為豪傑之士也而況于聖賢乎史所載趙與憲以聚斂稱而慈湖謂其已覺何也夫所謂覺者識得本體之謂也象山以是為始功而慈湖以是為究竟此慈湖之失其傳也

附錄

德淵知平湖嘉熙四年大饑分場設粥以寓公方萬里為長者請董其役全活者數萬人實祐三年再守修舉學校行飲射禮尹臨安十三年城中見口計日食文思院米三千石嘗籍北關米船每日四千石入城則米價減二千石則價貴適入三千石則價平无不中者乃于鹽橋置平糶倉二十有八歲儲浙西米六十萬石皆精鑿視米價貴輒平糶之竟十三年中民食其惠補

謝山奉臨川帖子四曰讀陸子學譜至趙與憲袁韶傳心有疑焉四先生之講學吾向東无不從之遊者故其中不无非種之苗慈湖弟子則有史丞相彌遠及與憲黎齋弟子則有袁參政韶即史嵩之亦嘗與和仲講學閣下學譜于史氏二相不錄而趙袁則哀然大書但與憲少年慈湖所以許可者甚備觀其因求師之故自蒼雪遷居從學是慕道誠勇矣自其尹臨安以後則大改素行而本傳紀之不詳又曰吾鄉自元延祐至正以至明成化舊志并滎陽南山文獻諸錄皆不為與憲作傳至嘉靖志始有之時則其裔孫有為達官者故也與憲原籍青田永樂處州府志有與憲傳亦言其善理財以佐國用而又言其尹京善發樞有趙廣漢之風愚謂宋季之臨安亦豈可以廣漢之治治之者不過借此以恣其聚斂之威而已至袁紹本傳不詳其過而卷末總論以為

時相私人其見于諸家奏疏者皆指以為彌遠之黨似皆不當為之諱者也且大儒之門下不必竟無不肖前之則有朱子之傅伯壽又前之則有楊文靖公之陸棠又前之則有程子之邢恕與其進不與其退斯亦聖賢之所無如何也

慈湖私淑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

別為山西真氏學案

文清劉漫堂先生宰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清道家學

沈先生民獻

見上慈湖門人

滄洲家學

象山三傳

通奉史先生賓之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獨善門人

知州王先生撓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融堂家學

錢誠甫先生榘

錢榘字誠甫融堂之子慈湖嘗曰誠甫近于嘉定十有二年元夕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

通又贈言曰誠甫遠訪從容近月問答亦詳矣將歸侍復求言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靈風靈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誠甫領斯教也毋或昏參慈湖遺書

縣令錢竹間先生允文

錢允文淳安人也融堂從子咸淳九年進士武岡令傳其家門之學學者稱為竹間先生修融堂門人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

洪揚祖字季揚嚴州人也徧從慈湖絮齋遊而卒業于融堂累官至正字輪對者三以講學正心誠意為啟沃學者稱為錦溪先生有集漫塘雅稱之修

梓材謹案梁洲原本金溪學業附傳謂先生淳安人袁甫之門人也據此則先生嘗從袁氏父子遊也

隱君夏自然先生希賢

夏希賢字自然淳安人也融堂弟子雲濠案一本作慈湖弟子攷嚴陵志言先生之學嘗會其極于象山慈湖之要未言受學于慈湖究明性理洞見本原杜門不出者三十餘年家無隔宿之儲而泰然自如學者皆稱為自然先生

三子皆承其學而仲子溥最著補

庶官呂鳳山先生人龍

呂人龍字首之淳安人景定進士融堂之高弟也胸次洒落日與學者指點浴沂風雲之樂  
仕止小官學者稱爲鳳山先生有集修

習庵家學

侍郎陳先生棠

陳棠字口口和仲子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爲太府寺主簿入對言賈似道爲相時國政  
闕失貶建昌軍簿錄其家惟青種耳德祐初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參史傳

習庵門人

直言張蒼翁先生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全真志先生謙孫父汝梅附見鼎孫弟頤孫

全本心先生晉孫合傳

全謙孫字真志鄞縣人與弟晉孫字本心皆學于陳侍郎和仲之門爲陸文安公楊文元公  
私淑高弟其再傳爲黃南山明初大儒也自先生父叔和汝梅伯兄本然鼎孫以及季弟頤  
孫本然子者三世置義田以贖其宗謂之義田六老補

杜洲家學

黃松蒼先生鐘

董聲伯先生鐘合傳

董鐘號松庵杜洲子也弟鏗號聲伯為杜洲六先生之一參鮚埼亭集外編

謝山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六先生者首杜洲次松庵蓋杜洲子鐘也次懋山曹山長  
漢炎則杜洲之徒最稱者宿曾憲湖書院者也次東發黃提刑及與杜洲講道者也  
次草堂嚴高士畏亦杜洲之徒也次聲伯松庵弟鏗也曹黃嚴三氏其居在鳴鶴鄉中  
當日聚處于講堂最多故並祀之

副尉童先生金

童金字子丹慈溪人杜洲先生之孫也至元間以才能薦授進義副尉歲督海運秩滿扁所  
居曰一間即先廬側築室百餘楹為義塾割腴田四頃延名師以淑來學參兩浙名賢錄  
杜洲門人

堂長曹懋山先生漢炎

曹漢炎字久可慈溪人也慈湖杜洲二院堂長補

高士嚴草堂先生畏

嚴畏號草堂亦杜洲之徒也參鮚埼亭集外編

梓材謹案先生慈溪人紹熙年  
右榜進一謝山稱之曰高士



曹巖講友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為東發學業

同庵門人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馬氏家學

馬先生燮見上慈湖門人

王氏門人

鍾先生季正

鍾季正者樂平人也從王琦遊嘗跋慈湖謝過遺墨云慈湖以訂頑二字用諸文告先生謂良知良能人皆可為堯舜請無以頑斥慈湖亟改自謝不謹嗚呼今之令有慈湖否今之友

有先生否補

邵氏家學

教諭邵顧齋先生大椿

邵大椿字春叟壽昌人也號顧齋梓材業謝山原彙作顧齋之子此從嚴陵志改正所著有四書講義官為龍游教

諭元初士子宗之補

玉成家學

薦舉薛先生璠

薛璠字叔容平陽人也其父受業于慈湖而先生所著孔子集詩二十卷又著宅揆成鑑言

進之朝時人稱之補

雲濠謹案温州府志先生名璠字祐間臺省交薦賜出身嘗為天保采薇末議二卷

獨善續傳象山四傳

教授史果齋先生蒙卿別為靜清學案

自然家學

教授夏大之先生溥

夏溥字大之自然先生仲子博通經學兼工詩為安定書院山長一以安定學規課士還龍興教授鄭師山學于淳安自言得大之啟發之功趙東山亦當師之其詩自成一家當時稱為夏體而東山謂其大似誠齋師山亦稱其古文先生在龍興與道園善補

夏先生清之

夏先生潛之

夏清之潛之大之兄弟皆承家學參嚴陵志

大之同調

修撰吳朝陽先生暇

吳暇字朝陽淳安人也八歲能詩文留心性理之學嚴陵自融堂講學後弟子極盛入元則夏自然為大師而先生接之而出以春秋教授成泰定進士其官番陽也土貢皆以金然非滇中葉金則不中格民苦之先生力言于朝始得以常金入貢陞鎮平尹兼知軍事轉峽州路經歷所至皆有聲未幾解印綬去授徒講學以終其身追贈翰林修撰先生弟子最盛鄆師山之侍其父子淳安也受業三年其後師山雖為朱子之學然追溯生平得力必曰自朝陽先生云所著有吳修撰集補

隱君洪復翁先生震老

洪震老字復翁淳安人也私淑慈湖之學延祐中以薦入上都與時相書陳時事鯁直不諱已而棄去隱居不仕講道授徒尤長于詩有曰白波九道自流雪青玉一峯長拄天世盛傳之所著有觀光集一卷鄆師山之學于淳安也嘗曰朝陽先生吾師之復翁大之二先生吾所資而事之本一吾友之補

楊錢續傳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別為靜明實峯學業

知州宋先生夢鼎

宋夢鼎字翔仲淳安人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至順進士累官知奉化州補

提舉魯岐山先生淵

魯淵字道源淳安人也學者稱為岐山先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成至正進士出為華亭丞新安失守行省檄先生與監郡脫脫引兵而西焚賊壘六十餘連會大軍于新安與富山巡檢邵仲華共守豪崩賊再犯眾驚將潰先生以忠義相激始定已而終敗為賊所得守節不屈被羈于白石源先生吟詠自若豫作自祭文誓以必死其後賊敗先生得逃復歸華亭以春秋傳學者起為浙江儒學副提舉以疾歸洪武初累徵不起所著有春秋節傳策府樞要補

教授洪先生源附子典

洪源字子泉淳安人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洪武中以薦舉入大學授安仁教諭其謂諸生曰講學須明間道須行無驚于外以叨虛名厯滁州邵武福州學者極盛侍郎璵其子也補

宋魯同調

司訓張書隱先生復

張復字明善淳安人也德性宏毅尤精春秋之學太守聘為學官司訓學者稱為書隱先生

所著有春秋中的一卷時與吳朝陽宋夢鼎魯道原齊名曰四先生

補

默齋續傳

洪本一先生蹟

洪蹟字君實其後字本一淳安人也淳安自融堂為慈湖高弟而先生之族祖夢炎亦登其門故淳安之士皆為慈湖之學先生少肆力于羣書延祐中慕太史公之所為將北遊燕薊以求中原文獻之盛涉江抵維揚有感而止歸而遊于杭越之間周仁榮杜本柯九思張翥皆名士也雅重先生柯公為文宗所向用以書招之欲以國子助教處之先生答曰巖陵山水以子陵顯吾將買扁舟荷草笠以追其躅至正十二年平章以兵討紅巾于新安將校欲自淳安以西即耀兵以樹威先生上謁為陳脅從罔治之說所以招徠人心平章是之欲留先生以自助力辭不得乃往甫一日竟以疾歸是冬元帥退軍新安先生上書謂自新安至淳安一卻二百里非古人退無疾走之謂幸而寇不我追若乘勝而來我之退何時已又說以單車克復新安之策不能用也先生為學要于本領端厚不使支離曲破碎壞心術當語學者曰為學當以求仁為先聖人言仁雖多然皆因門弟子之問隨其淺深高下而答之獨里仁為美以下七章皆夫子之所自言門人以其序而記之知記言之有序則知求仁之有方矣其說甚長其所著曰庸言彙諸經皆有攷釋鄭師山方遊淳安與先生善自謂得往復

討論之功其後再見于錢唐師山已為朱子之學漸不同矣然師山銘先生之墓則曰是天  
下之公言不以此而廢彼也補

真志家學

全味道先生者

全者鄞縣人本然長子而真志先生之從子也受學于真志自署味道子補

本心家學

徵君全遜翁先生彥

全彥號遜翁本心先生子也本心傳慈湖之學以世其家先生為洪武中徵士辭不就而傳  
其學于南山黃氏南山嘗曰吾幸識理趣于穉年者皆吾師遜翁先生之教也補

隱君全修齋先生整

全整字修齋本然本心二先生族子也少受業于二先生修明慈湖之學而受詩于丁鶴竿  
之門有明草昧初開士爭趨風雲之會而先生獨承先人之教不樂仕進其所居在剡源第  
五曲曰三石草堂永樂初徵修永樂大典不就年八十餘卒所著有三石山房集四卷補

顧齋門人

鄭先生崇

鄭崇字景召邵顧齋門人明初尚存

補

節齋續傳

隱君趙寶峰先生偕

別為寶峰學案

慈湖續傳

傲君楊小隱先生為

附子伯純孫主

楊芮字大章慈溪人文元五世孫文行素優性尤坦易好施衣食僅自給少有餘則分賑其貧者非義不苟取與元學士危素御史余嘉賓交薦不起洪武初有司特起之以病不行子伯純授南康都昌縣丞孫圭知南陽郊縣世篤先訓不喪所守

參成化四明志

梓材謹案先生號小

隱見烏春草文集

雲濠謹案寶雲堂集有寶峯先生送楊大章住江西詩因尋訪先世楊文元公遺書云

大之門人象山五傳

隱君鄭師山先生王

別為師山學案

隱君趙東山先生坊

別見草廬學案

縣尹汪遊齋先生汝懋

汪汝懋字以敬本歙人後徙淳安其父斗建受業方蛟峯之門而先生從遊吳朝陽夏大之

洪本一三君之門以鄉薦為推官攝淳安縣事尋為定海縣尹以慈恕簡靜稱而折獄如神明境內無冤此縣多虎或入市郭為民害先生齋戒禱之社明日居民見虎浮江去嘗宿南鄉廣嚴寺夜聞虎聲衣冠起禱之詰朝有虎死山中張承旨霜記其事暇則與諸生講學在定海凡五年以老病請致仕不許先生一夕扁舟適客于鄞之沈氏因講學焉所著有春秋大義百卷深衣圖攷三卷禮學幼範四卷善行啟蒙四卷歷代紀年四卷山居四要四卷遜齋彙三十卷其弟子曰沈源唐轅皆鄞人補

朝陽門人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

別為師山學案

縣尹汪遜齋先生汝懋

見上大之門人

員外方愚泉先生道叡

方道叡字以愚淳安人也蛟峯曾孫受學朝陽之門以春秋召成至順進士授翰林編修入史局出為嘉興推官再調杭州判官以歸尋除江西行省員外郎明初再召不出所著有春

秋集釋十卷愚泉詩稿十卷文說二卷詩說一卷

補

復翁門人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

別為師山學案



本一門人

縣尹汪遜齋先生汝懋

見上大之門人

遜翁門人

僉憲黃

先生潤玉

詳見明儒學案

石坡續傳

教授桂容齋先生同德

桂同德慈溪人石坡先生萬崇四世孫謹厚敦樸篤信好學聞于遠邇請益者無虛日教授郡庠以德行為本懇懇言曰窮經窮史固學者事而入孝出弟尤所當先今日之孝即他日之忠忠孝兩全人道備矣故一時親炙其教者咸有成立所著有容齋集

參兩浙名賢錄

文裕桂清溪先生彥良

別見寶峯學案

桂古香先生璵

桂璵字懷英慈溪人個儻不羣詩書充積方正學慕其名不遠數百里而至及與議論驚服既卒學者尊之曰古香先生

參慈谿縣志

清遐續傳

沈先生輝卿

沈輝卿字明大鄞縣人清遐居士五世孫而民猷之元孫也沈氏累世富饒至先生而家益落能削衣貶食以度艱虞儉設薄施以致充裕其子源將從祿藩閩先生斥之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棄儒而即吏非吾志也立止之參戴九靈集

沈先生源見下遐齋門人

遐齋門人

沈先生源

唐先生轅合傳

沈源鄞縣人清遐居士六世孫明大之子唐轅明大婿皆事汪遐齋補

梓材謹案戴九靈志明大墓云使其子源與其婿唐轅受業于定海尹汪汝懋以敬之門後又延致以敬于家俾子若婿以卒業焉是先生之從遐齋非一時矣又案唐先生四子字說其父復禮以擅匿官誅事被陷執拘以歸京師伯度請代父枯叔直又奪而代之叔直抵京近臣奏其非罪免歸九靈又為作唐二子傳

宋元學案卷七十四終

黎齋學案表

袁燮

子肅

東萊復齋象山門人

子甫

孫

曾孫 衰

白水玉山三山氏襄陵

洪楊祖 別見慈湖學案

再傳 元城龜山謙

陳宗禮

氏武夷紫微橫浦三傳

真志道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涑水明道伊川榮陽了翁

朱元龍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廬山和靖四傳

史彌忠

史彌堅

史彌鞏

史彌林

史守之

史定之 並見慈湖學案

胡誼

胡諫

朱震

徐處

舒行

孫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朱介

魏槩

洪揚祖

傅正夫 並見慈湖學案

鄭節夫 別見蕪麓諸儒學案

邵叔誼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袁韶

私叔 真德秀 別為西山真氏學案

劉宰 別見蕪麓諸儒學案

陳傅良 別為止齋學案

舒璘

曾孫 桷 別見深寧學案

沈煥 並為廣平定川學業

楊簡 別為慈湖學業

趙師淵 別見滄洲諸儒學業

並絮齋講友

廣平定川學案表

舒璣

子鉞

德觀子  
重持之塔

子鉞

晦翁南軒東  
萊象山老楊

子銑

門人  
延平白水籍

子錯

溪屏山五峯  
紫巖底民息

子鏞

齋劉氏王氏  
玉山三山芮

從孫  
津

李洧孫

氏再傳  
元城龜山和

從孫  
許

靖誰氏武夷  
得全紫微豫

李元白

子以稱

章橫浦三傳  
涑水明道伊

子以制

川榮陽了翁  
薦山子文四

安劉

王良學

別見深寧學案

袁肅

別見絜齋學案

羅子有

鄧夢真

汪行簡

戴泳

舒琥

廣平兄

舒琪

廣平弟  
並泰山門人

沈煥

公權子  
復齊門人

大江襄陵再  
傳

伊川三傳

子傳曾

子魯曾

子省曾

子敏曾

竺大年

舒衍 別見絮齋學業

舒鈺 見上廣平家學

呂喬年 別見東萊學業

沈炳

定川弟  
象山門人

楊簡 別為慈湖學案

袁燾 別為絮齋學案

呂祖儉 別見東萊學案

廣平定川  
友

楊琛

廣平同調



宋元學案卷七十五

餘姚黃宗義原本

黃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慈谿馮雲濤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絜齋學案

祖望謹案慈湖之與絜齋不可連類而語慈湖泛濫夾雜而絜齋之言有繩矩東發先

我言之矣述絜齋學案

梓材案絜齋學派黎洲本亦附金溪學案謝山始別為絜齋學案又案絜齋一作潔齋潔經典多作絜省文

呂陸門人

汪許再傳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袁燮字和叔鄞縣人知處州榷之元孫也先生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日夜卧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時陸復齋九齡為學錄先生望其德容肅然並親炙之同里沈叔晦楊敬仲舒元質皆聚于學朝夕相切磨登瀛熙辛丑進士第授江陰尉寧宗即位為太學正是時黨禁興朱文公及趙忠定汝愚等相次去國先生亦以論去久之歷司封郎官因對言陛下追思彭龜年臨朝太息今正人端士不乏願常存此心急聞愷切崇黷樸直天下何憂不治為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已

又曰絜齋先生為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于官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礪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于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補

百家謹案真西山言絜齋之葬慈湖銘之其大節摹寫盡矣考之慈湖遺書先有也即舒廣平墓誌亦慈湖所作廣平言行錄載之而遺書亦闕古來文集既多不傳傳者又復不全若此可嘆哉

謝山城南書院記曰四先生之中長庚曉日最光顯于暮年者文元與正獻也而文元之教不如正獻之密蓋槐堂論學之宗旨以發明本心為入門而非其全力正獻之言有曰學貴自得心明則本立是其入門也又曰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說以為究竟是其稍有所見即以為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于狂禪以文元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豈謂于操持之功有闕而其教多以明心為言蓋有見于當時學者陷溺功利沈錮詞章極重難返之勢必以提醒為要故其說偏重而不自知其疏豈意諸弟子輩不善用之反謂其師嘗大悟幾十小悟幾十泛濫洋溢直如異端而并文元之學而誣之可為浩歎者也使其如正獻之教寧有是乎正獻之奉祠而

歸日從事于著書或請小間則曰吾以之為筮鑪鏡鑿不知其勞其答文靖諸子書倦倦以多識前言往行豈非與建安之教相昭合乎且夫有宋以來大儒林立其子弟能守其緒言者甚多而再世並為大儒則不概見蓋前惟武夷胡氏籍溪致堂五峰茅堂連枝接葉以大文定之傳其後惟袁氏實生正肅以為晚宋先之者則書院之建也微特非袁氏之學統所得而私抑豈吾鄉之學統所得私哉

雲濠謹案謝山為四先生祠堂碑文云絜齋謂當通知古今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為害事又為碑陰文云絜齋之父通議公子曾見雙牖間評一書特說部耳至其折節忘年問道于定川因使絜齋嚴事之則知其從事于躬行之寔非徒洽聞者流也通議名文其所著又有名賢碑事手鈔三十巨帙无一字不楷見絜齋所作墓表

### 絜齋講友

文節陳止齋先生傳良別為止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璠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並為廣平定川學案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為慈湖學案

常承趙訥齋先生師淵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絜齋家學注許三傳

少卿袁晉齋先生肅

袁肅字口口絜齋之子也從廣平于新安其後知名于世

粹材謹案先生號晉齋慶元五年進士官至少卿嘗知江州蒙齋文集有和晉齋凡韻云晉齋作詩誨語勤劬觀詩末章荷凡警余又和晉齋凡韻三章其首章云不愛金章紫綬紆欣然玉局自安居其卒章云家塾提綱屬晉齋絜齋氣脉遠乎哉

### 正肅袁蒙齋先生甫

袁甫字廣微絜齋之子也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累官權兵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諡正肅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為貴又從慈湖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无涯云著有蒙齋中庸講義四卷所聞多陸氏宗旨陳宗禮洪楊祖其門人也修

### 經筵講義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臣聞欲善惡人人所同此上帝降衷之良心也今語人曰汝為天下之善人則莫不躍然而喜推己欲善之心人之有善則必喜談而樂道之又從而左右羽翼之惟恐其美之不成也又語人曰汝為天下之惡人則莫不拂然而怒推己惡惡之心人之有惡則必哀矜而憫念之又從而訓誨正救之惟恐其惡之終成也此其用心洞洞乎其公也休休乎其大也是真可以為君子人也乃若小人則反是人之有美惟恐其成也嫉之壞之而已耳人之有惡

惟恐其不成也誤之陷之而已耳此其用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是真可以謂之小人也嗚呼人主每病于君子小人之難察也豈知觀人之道不必觀諸他而當觀諸心人孰无善善惡惡之心哉能視人猶己者則為君子不能視人如己者則為小人此觀人之法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臣聞聖門所謂文者非詞華之謂也夫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顏淵曰博我以文所謂文者即道也龔倫之懿粲然相接者皆文也三千三百待人以行者皆文也孔子振木鐸于衰周正將以續斯文之將墜耳一時以文會友莫盛于洙泗麗澤之克何往而非斯文之講習哉既曰文而又曰仁同乎異乎曰文者其所著見而仁者其根本名異而實同也會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聖人切切于求仁造次顛沛未嘗暫舍終食之間未嘗或違孔子告顏淵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言為仁專在乎反己不自力他人莫預焉今曾子取友以為仁亦曰輔之而已雖用力在己而又得良輔則切磋琢磨之益日增而克己復禮之功亦多助矣噫後世師友之道不明學者但知雕蟲篆刻破碎經旨以是為文所謂輔仁者漠然不知為何事平居既无講習之素一旦出而事君不仁而在高位斲喪國脈戕賊師友皆不仁者之為也為國家者果何賴于若人哉然則修明師友講習之學豈非人主之急務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案顏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夫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有此身此身本與天地相似與萬物一體如之何而克己曰己與天地萬物本无隔也而認八尺之軀為己則與天地萬物始隔矣故惟克己則洞然大公不見有己矣何謂克己以艮卦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觀之則是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而克己之義瞭然矣克己何以能復禮曰禮者周流貫通乎天地萬物之間无體无方无不周徧人惟認八尺之軀為己于是去禮始遠苟不認己為己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禮也吾亦天地萬物中一物耳无往非禮而何有于己哉故不克己則禮失既克己則禮復又發明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玩一日字正所謂朝聞道也正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凡人昏昏于物欲之中如醉如夢一日勇決无牽制无拘滯无二三此身與天地萬物了无阻隔人即己也己即人也天地萬物皆非形軀之所能間也故曰天下歸仁焉言天下皆在吾仁之內也禮之復也非是外復仁之歸也非是外歸本一而非二也又發明之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前之己而曰克此之己而曰由豈有二己哉曰非有二己也塵去鑑明而即此鑑也雲消月皎而即此月也未克己之

前雲也塵也皆蔽我累我者也烏可以不克既克已之後月也鑑也本如是光明本如是瑩潔動靜闔闔變化渾用何所不可故曰由言為仁在我而已豈由他人哉顏淵既領會夫子之大旨而猶問其目者蓋聖門師弟子之間學聚問辨不造其極不止也克已復禮特大綱也又有條目焉所以再叩夫子夫子舉視聽言動四者告之蓋四者即已內事也已視已聽已言已動皆已也然微有非禮則是為已所蔽也為已所累也夫惟非禮則勿視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无斯須頃刻不在禮中則是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至此尚何已之足累哉顏淵即慨然承當此任曰請事斯語事云者言從事于此也聞聖言而不能行者不足以言事矣嗚呼顏淵陋巷匹夫耳聖師勤勤啟發猶有天下歸仁之言况人主奄有四海必欲人人皆歸吾仁可不奮一日克已之勇置此身于禮度之中哉如曰此事由人而不由已則雖聖人亦无所用其力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怒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觀夫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顏子之意一也說者但知夫子告顏子以克已復禮而不知告仲弓者亦克已復禮而初无異旨也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夫大祭之禮至于饗帝則无以復加此可以觀禮矣仲尼燕居曰兩

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衆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  
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夫大賓之禮至于兩君相見則无以復加此又  
可以觀禮矣此章所謂大祭大賓者皆禮之盛也一出門之間而儼然如見大賓一使民之  
際而肅然如承大祭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靜瑩為何如哉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而  
春林左氏傳載曰季之言亦曰出門如兵使民如祭仁之則也由是言之仁禮本一源禮在  
是仁即在是矣而人之所以不能動令乎禮者何也有我之私累之也有人不欲而施于我  
我必有所不平我有不欲而可施于人乎通人已為一則已之所不欲人亦不欲也非人之  
所欲者斷斷乎不可施于人如此則此心洞然大公了无間隔施之于家邦人人在春風和  
氣之內而又何怨之有然則勿施不欲即克之謂大祭大兵即復禮之謂而邦家无怨即所  
謂天下歸仁夫子之告仲弓即其告顏子之旨也回雍皆在德行之科足以傳夫子之道故  
雍也請事斯語亦奮然承當與顏淵一同熟誦此章深味厥旨于无怨一語尤當玩索蓋怨  
不在大亦不在小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為國家而使一夫有怨心則足以感傷和氣  
矣欲人之无怨惟仁者能之而為仁之要不外乎克己復禮聖人垂訓萬世其明白的切如  
此



慈湖先生之訓曰舜曰道心明心即道也何道也熙帝之戴亮采惠疇凡流行乎事物之間  
理當如是而不容不如是者何往非帝戴乎非道心乎從五典叙百揆穆四門納大麓是帝  
戴也皆道心也察璣衡觀羣后舉元凱去四凶是帝戴也皆道心也舜命禹昌言禹自敘刊  
木濬川暨稷益播奏艱鮮與凡懋遷之事是帝戴也皆道心也嗚呼果可以有精粗本末論  
哉果可以无精粗本末論哉果可以置有无精粗本末之論哉

樂平楊文元公遺書閣記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蒙齋文集  
二條其一條移入慈湖學案

雲濠謹案謝山輯二袁先生文鈔引曰二公之文頗相肖較之慈湖則平正而視廣平  
尤暢達焉其在南宋亦名家也清容居士在元文中為眉目接剡源之文統然觀其集  
源流頗自二公而出清容之祖衛公黎齋之徒也  
衛公得師而不能傳其學而清容亦僅傳其文云

### 附錄

蒙齋題慈雲閣詩曰不見慈湖二十年憂心如醉復如顛我來忽見慈雲閣恍若慈湖現我

### 前補

黎齋門人

左司朱勵志先生元龍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清史自齋先生彌忠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鞏

史和旨先生彌林

朝奉史先生守之

知州史先生定之

並見慈湖學案

胡先生誼

胡先生謙

合傳

胡誼字正之胡謙字牧之奉化人師事絜齋兄弟文學皆為鄉黨表式

宗義案真西山言與袁肅同年視絜齋為丈人行而于其德學則願師焉是絜齋門人之

盛亦可知也而簡編殘缺安得起故老而問之

梓材案黎洲原本惟二胡先生與朱左司袁彥濬為絜齋門人故有是語

朱坦齋先生震

朱震字震之號坦齋安吉人也少徙父宦青陽朱子一見奇之受業于絜齋袁氏嘗與友人

論顏子一問未達曰以心體之其間自見或論持敬先生以為只須言存誠晚年嘯傲林泉

讀書自樂義理精洽有益泉集二十卷

補

都曹徐先生愿

徐愿字泰先昌國人也開禧進士受業袁正獻公之門為高弟崇齋昆友俱推服之故其學

為有本其任福建提舉勘定黃勇之難所至涖事精勤而操守介潔出其緒餘為文辭亦超  
出流輩補

### 舒先生行

舒衍原名沂字仲與勤縣人初從袁正獻公遊氣魄清臞若不勝衣而志念殊不碌碌習禮  
經作舉子業屬辭奔放不為場屋程度所窘求正獻甚異之曰此子未易量也與之深語益  
知其勉自植立修身進德之要未嘗忘于心嘗登名禮部試輒不利發憤讀書青燈孳然夜  
分未寢正獻謂其非徒擷菁華膏粱端而止古人堂奧將策而進焉後親炙沈端憲楊文元  
二公又從東萊呂忠公子約質疑請益聞見日廣智識日明而踐履不倦邑養以孝聞侍疾  
彌旬衣不解帶執喪哀毀寢處不離次蔬食三年兄弟自為師友非義理不談論古人物分  
別邪正如辨黑白聞善人為時用則喜苟非其人憂見于色表裡真淳鄉黨信重之稱其賢  
尤異辭

參繫齋文集

### 監獄孫先生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進士朱先生介

### 布衣魏先生傑

### 正字洪錦溪先生楊祖

傅先生正夫

并見慈湖學案

鄭先生節夫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機宜邵先生叔誼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太師袁彥瀆詔

袁詔字彥瀆鄞縣人瀆熙中進士官左司郎中常為判官使者不敢慢語後為浙西制置使卒贈太師越國公

謝山跋宋史袁詔列傳曰袁越公詔為執政世皆指為史氏之私人而卒以史氏忌其逼已而去蓋嘗考其事而不得也延祐志云李全反山陽時相欲以靜鎮公言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崔福下整皆可用適崔以閩命來樞府公夜與同見故事相府无暮謁者公力言崔可用相疑不悅卒罷政歸是傳出于越公曾孫清容之手宋史亦本此及讀清容集則公尹行都築射圃以馮將軍射法每旬校閱山陽弄兵公責時相不發兵坐視以至去國于時領兵殿巖者幾欲承受風旨襲夏震事以報私恩然則史袁相通果有不可言者讀宋史者所不知也越公少為絜齋之徒不能承其師傳呈身史氏以登二府其晚節思扼其吭而代之進退无據雖所爭山陽事史屈袁申然以越公之本末言之要非君子也

黎齋私淑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 別為西山真氏學案

文清劉漫堂先生宰 別見截麓諸儒學案

蒙齋門人 汪許五傳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 別見慈湖學案

文定陳先生宗禮

陳宗禮字立之南豐人少貧力學從袁蒙齋遊登淳祐進士積官至參知政事理宗時嘗言  
星變在修德布政以回天意度宗即位上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窺自宮禁始上  
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為尤謹因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  
謹又言天命人心因其警戒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因其未降而加綏定人心未嘗不  
可回及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盱江郡侯謚文定所著有寄懷斐橐曲轅散木集兩朝奏  
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辯管見人物論 參史傳

監稅真先生志道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蒙齋續傳

教授袁先生良 父復

袁衷字德平潔齋之曾孫蒙齋之孫也父復通判潭州先生以安定書院山長授海鹽州儒學教授未拜而卒族子清容楠表其墓曰方至元十五六年間故家猶亡恙時君年二十楠年十四五私相議曰宦族久當圯宜蘄為傳遠計未幾正獻宅火留城南遂各盡晝夜溶源鈎思探索幽隱以黜陳辭為已任考閩蜀東浙永嘉湖南江西之儒先合其異同不在士貴耳雜書襲記輯言行者尊之吾與子所當辨更二十年各宦遊四方君以憂窘困躓酒醜語豪卒不少改折詩筆益溫雅簡潔察其學猶以昔所言自任

參清容居士集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袁衷有贈仇仁近詩考兩浙名賢錄仁近名遠號山村為溧陽州教授工詩文

彥滔續傳

文清袁清容先生楠

別見深寧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五終

宋元學案卷七十六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濬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廣平定川學案

祖望謹案楊袁之年輩後于舒沈而其傳反盛豈以舒沈之名位下之與嘻是亦有之然舒沈之平實又過于楊袁也四先生中沈先生師復齋宋史混而列之述廣平定川

學案

梓林案舒沈二先生梨洲本并在金澤學案謝山始立為廣平定川學案

張陸門人

胡汪再傳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也婦翁為同里童大定楊文靖公弟子也故先生少得聞伊洛之說先生狀貌不踰中人而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何以為人汲汲乎如飢者之索食遊太學結交皆良友時張宣公宦中都請益焉有所開警朱子與呂成公講學于婺徒步往從之以書告其家曰故牀疏席總是佳趣柳風沐雨反為善境又與其兄璠弟珙同受業陸子之門凡弟皆頗有骨格先生則曰吾非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吾惟朝

夕于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于是躬行愈力德性益明其學以篤實不欺為主成乾道八年進士為江西轉運司幹官有忌之者望風心議及興之處了無疑間教授徽州徽之士習久壞先生奮然曰士之美惡獨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教以日用常行之道諸生漸知所向方先生不憚勤勞日日詣講隆冬酷暑未嘗少怠築風雲亭以時會集暮夜亦間往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有頑鈍不善者循循善誘不敢加忿疾端渠變以感格之謂諸生曰某亦幼不知學及壯人成均藉師友發明以拯淪胥之患今欲以其所同然者公之君輩新安宿儒楚椿汪廷佑等先生以書幣延之為學正有辭不至者卑詞宛轉託其親友以致之使學者知所矜式又著詩禮二解以授學者時沈公叔晦為國錄先生曰師道尊嚴吾不如叔晦若啟迪後進吾不敢多遜于是司業汪遠首欲薦先生或謂舉員已足遶曰吾職當舉教官舍元質其誰先卒薦之留丞相正曰天下第一教官也而微人亦曰吾鄉學問之盜賴先生室而復通先生素以天下為己任雖居冷官未嘗忘世事時時為薇之牧守言荒政茶鹽常平義倉役法皆鑿鑿可見之施行牧守雖不能盡用間有所採尤留心中朝治亂之故樓宣獻公授舍人先生貽之書曰十月震雷甚異大防當思所以為宗社久安計不致以賀詞進寧宗即位先生貽徐忠文公書曰聞山陵地尚未定聞大安宮只就南內又聞新君猶未得躬問寢禮不審遲疑何故某憂國之念搖搖如懸旌又曰民命病極



矣水災甚廣中朝曾作利害事拈出否又貽陳郎中英仲書曰集賢總百官晦翁侍講席諸君子亦次第位乎朝矣而傳聞時政尚猶泮渙事固不可以驟然今日諸賢大約回護之功多而誠實之意少上焉者議論不切事情下焉者祇欲相安无事雖有憂國之心未有善後之機日復一日機不再來甚可憂也及聞諸公多求退先生又貽之書曰某不勝杞國野人之憂若皆相時潔身以退緩急將誰任已而朱文公等相繼去國先生歎曰吾輩短氣矣呂忠公南竄先生貽之書曰所冀緝熙學力不麟不緇否泰循環吾道未必終窮也蓋先生之惓惓世道者如此初諸公欲薦先生皆力止之曰是非吾志也其後目禮部尚書尤袤以下推挽者取不得已受之然不稱門生嘗答諸舉王書曰利欲之移人孔門自顏閔之外如仲弓子夏子路子張之徒皆未免厥後士益失已僥倖于富貴利達者衆而孟軻氏灼見義理之原欲挽其弊而返之于是有龍斷之喻墻間之喻鑽穴之喻所以起天下羞惡之心而世莫之聽上之所謂苟求俊彥既喪下之所謂素位而行又乖故上則挾富貴以臨下下亦冒廉恥而干上薦之者既自以為恩于彼而受者亦以為恩于我遂使聖人舉賢之公道一變而為干祿之私情拜爵公朝謝恩私室門生恩府之稱自唐以來數百年名卿大夫亦未能變豈不曰人皆有欲貴之心人應有報德之事彼既以知已遇我吾不委已而歸之非人情歟抑不知古人之事上苟理義相同則志意交孚其合也議道于一堂其際也晤對于千里出

處用舍禍福利害其關節脈理之相應雖先私情之感而斷金之利蓋有終其身而不忘者苟其舍是而必欲委已以露其感恩之狀所舉賢邪知己之報固當不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而亦何恩之有蓋勢利之交出乎情道誼之交出乎理情易變理難忘也諸舉主得書亦雅重之遷平陽縣以太守政頗苛舉民病上告辭嚴義正不守為之改容聽斷訟獄人服其平踰年自喜曰簿書鞅掌幸不致以勞動喪本心蒙雜而著聖言豈欺我哉秩滿通判宜州未赴卒徽之士子詞之學宮楊文元公嘗曰元質孝友忠寔道心融明袁正獻公則曰元質平生發于言語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所謂有孚盈缶者樓宣獻公亦曰元質如熙然之陽春所著有詩學發微詩禮講解廣平類彙雲源案史傳詩禮講解作于教授馮祐中新安時今佚文靖集二卷行世馮祐中賜諡文靖先生嘗自言樸拙不能文章然馮祐詔正文體特舉先生文稱其厚重實以為世鴿子求得其類彙殘本讀之則固德人之言也五子曰鈺鈺鈺鏘鏘皆能傳其家學未嘗一毫苟求鈺為沈端憲塔銑為楊文元塔修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袁楊以顯達其教大行然較其年齒資格則在舒沈之下宋史作舒沈傳寂寥短簡不足以見其底蘊梨洲始求得廣平類彙殘編其中有足資考證者子因據之別為舒傳又近得定川言行錄因據之別為沈傳微特學案所關他日有重修宋史者亦將有所采也夫

廣平類彙

成物之道咸在吾已我念无虧精神必契一或有欠无限格言總成虛語端知為已之學誠不宜一毫有虧損也

持敬之說某素所不取我心不安強自體認強自束縛如篋籩桶如藤束薪一旦斷決散漫不可收拾理所宜然夫子教人何嘗如是入孝出弟言忠信行篤敬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此等在孩提便可致力從事无數則此心不放此理自明

以上答葉養源

家庭鄰里蕩子弟耳目者不少所藉以浸灌者特指授開示之言行規矩俾觀感于精神之妙

同上○補

此身不過天地間數十年之物而昭然理義蓋千古不磨平時要著明處不可以數十年之物而失其所謂不磨者

與呂子約

本原既明是處流出以是裕身則寡過以是讀書則畜德以是齊家則和以是處事則當

袁恭安

郡庠規模只如家塾日導其良心俾與聖賢不異就日用開知簡易明白處與之講究勉焉孜孜不敢責效

同上○補

平時以聖賢經書前輩議論莊裏作人自己良心先不明白一旦處外境不動難矣哉

答劉

落之

書曰德性純一動罔不吉純一是心乃克主善善為吾主動靜皆應雖酬酢萬事罔有他適則向之所謂雜者自无所容立矣不然雖外境若相宜而失已殊甚欲其日新難矣答趙公夫

宗義繁廣平之集久不傳矣近得之其子孫所論常平茶鹽係長義倉荒政皆鑿鑿可見之行事而言學者甚寡則其遺逸者尚多也今刪節一二亦可以知其大概矣

粹材謹案黎洲所錄廣平類彙八條今以其一條移附西美傳後又一條移入晦翁學業又謝山續錄二十卷條今移附沈季文傳後一條又為羅子有立傳一條又移入徐陳諸儒一條

象山行狀載有子伊川事鄙意謂此等未易輕以告人人情欺蔽道心不著不知者徒生矛盾既知之彼自能辨此閒尊晦翁學甚篤某不暇與議良心既明往往不告而知用是益知自反不敢尤人與楊敬仲○以下補

祖望謹案此條不死可議末二句則聖學之至醇者

某人去國彈章與所聞皆合不知此老何事至此隨物變遷學問不見實地吾儕正自可畏相與勉進以堅已道為幸與袁和叔

吾友筆下取科第有餘然所歉不在此只大本未明故筆下多□□□□

耳根易熟要須成德為行乃為實地

答楊叔中

與世不偶此不在他人更須自反使在我日用嚴密人當自信若彼此立見非无我之道  
六經旨趣深長平時學有根源發之自不可捨近人欲務新奇巧于穿鑿輕躁浮露殊乏器  
識以上通答都漕

吾兄趨向甚佳更乞相與切磋毋逐外母守氣反觀內省以充厥德

與江司法

平生荷師友箴警至頑不入處雖叱罵亦欣受

答徐主簿

人之良心本自明白特惠无所感發一朝省悟邪念釋除志慮所關莫非至善

爵祿甚輕名義為重

以上與禮大防

窮達外境无累厥心

與黃子耕

良心之粹昭如日月无怠惰由莽之念則聖賢可策而到

與汪清卿

人心易明亦易惰

與徐子宜

朋友在利達者類不滿意故口官不敢入都

□□□□

平生志趣不敢為矯激事但覺汲汲于利祿求薦與夫委身人門皆中心所不安故不為

答

薛象先

好樂貪羨之心掃除不盡是心終不獲與聖賢同蓋天之付與于我者其良心之粹无好樂

无會義擴然大公惟理之順聖賢先獲我心之同然故窮達用舍安于理義之常

謝傳漕薦舉劄子

祖望謹案先生有謝薦舉啟云欲貴雖人心所同枉道則君子所恥苟非其義而祿以千駟寧為之範而不獲一禽故道可為邦甘居陋巷人爭言志獨樂舞雩固非矯激以沽名是乃從容而就義某質則甚陋學不自強尚論古人雖信有為亦若是退省終日欲求寡過而未能一覘頽風益乖雅志富貴是所欲亦何至求龍斷而登妻妾尚知羞又豈可乞墻間之祭方將辭尊居卑而辭富居貧敢意以賢詔祿而以功詔爵忽蒙特達莫稱獎提所到未可量殆使益堅其素履我心不可轉庶幾无負于殊知若乃私第公朝古人至戒門生恩府叔世鄙辭既非先進所樂聞亦豈後生之敢效先生不以文自命然如此駢語非浮溪野處所能為也

謝山廣平先生類彙序曰舒文靖公之學得于其婦翁童持之故楊文靖公高弟也文靖未成進士又受業于張公南軒因徧求益于晦翁東萊而卒業于存齋四先生之中莫若文靖之淵源為最博其行亦最尊其生平所著詩說禮說皆為經學之宗廣平類彙則其文也寶慶志云嘉定初朝廷革文弊選前輩之文以範後學舒文靖公寶冠編首世知文靖之理學而不知其文為當時宗仰若此當文靖時巨公元夫甚多乃以其文冠者蓋其心氣和平而議論質實足以消詭誕之習俗嘗聞諸清容之言以為清熙

以後多竊取國策莊周之詞事遽起而輟語未畢而更斷續鉤棘荒唐變幻淪胥而莫能以揀斯其所以亟取於文靖之文也夫行狀稱文靖于舉主死稱門主者今觀其謝薦諸啟皆引古誼以相規大儒風節不肯少屈如此是豈可以區區文字自之哉

雲溪謹案謝山為四先生祠堂碑文云廣平經術深于詩禮而尤為吾鄉說詩大宗又紫謝出奉臨川帖子一曰舒公廣平之在陸氏猶朱子之有勉齋也聞人有誣朱子者廣平輒戒以不可輕議則必欲辨朱以申陸者非真有得于陸可知

象山門人

鄉貢舒先生琥

舒琥字西美文靖兄也鄉貢進士共學于陸子兄弟家居講貫若合符契固有差別陸子稱其樸茂无他蹊徑云

附錄

廣平答劉涪之書曰西美先兄進學之初親庭甚喜先妣未能无疑一日問曰為學儘好萬一飢餓如之何曰飢餓自當順受若不知學必須墮獲失措寡廉鮮恥惟知學乃能安于義命隨順區處終不至喪身失節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妣氏聞之乃釋然大喜補

舒先生琪

舒琪字元英文靖弟也共學于陸子家居教授鄉曲子弟疊疊可觀慈湖雅重之

復齋門人

焦許再傳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也父鎮東簽判銖嘗受業焦氏以私淑程子之學里中奉為人師先生少即潛心經藉精神靜專未嘗爲子未習頤而美鬢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暢試入太學時師友道喪學校絕无講磨之功先生始一振其弊臨川陸文達公九齡同在齋舍先生以師禮事之文達曰叔晦挺然任道之資也益以取友爲急嘗曰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有初入學者告以同遊中可爲師爲友者甚悉時謂先生開師友講習之端得古人相勸爲善之義僉判每對客先生拱立其旁或侍酒則竟席不敢卻簽判性嚴不合意即誨飭之先生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侍庭闈疾自斫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婉容愉色數字于壁自觀者焉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啟告簡嚴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師道益尊授上虞尉府檄所委非其義不往帥亦不敢強未嘗遣吏輕至民家政聲以最著或傳參知龔茂良意令往見之卒不赴調揚州教授未上除學錄先是教官不甚與諸生接先生以所躬行者淑諸人旦暮延見司業不樂也又言三舍取士當參以平日譽望不當祇決于一試司業不以為然先生持之自如會充殿試考官序立庭下孝宗偉其貌遣內侍問姓名而丞相趙雄盛稱先生居官匪懈以諷切其餘忌者滋甚或謂先



生姑營職道未可行也嘆曰道與職豈有二乎因發策試諸生引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于中者可无其人乎于是聞者俱恨嗾御史言先生與長官舉議非安靜者宜少裁抑之以養其器他日更拔用之遂外補高郵軍教授居官僅八十日方會食監中夷然不驚叙別而去謂同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以取光寵朝夕競競淪胥是憂故不為也初先生之與司業卑也或謂司業深情厚貌宜少防之先生曰司業遇我厚豈敢逆詐哉既得罪乃知下石者不獨一人也而司業與馬先生曰果厚貌深情乎亦无怨也充浙東安撫司幹官高宗山陵有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先生以為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酒自如安乎亟言于安撫鄭汝諧即屬先生條奏且薦為修奉官先生移書御史謂當先治喪紀使貴戚公卿之心動則芟舍非食自安不煩彈劾需索自絕於是治吏之並緣為奸者追償率斂者歲旱分賑上虞餘姚无復流殍部使者與大帥交章薦侍從亦請召之孝宗猶記其風度曰是向為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將用之而丞相趙雄已去小人百計思阻之乃作為朋黨論列圖為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于下某已去某猶在以為先生所作欲激眾怒而共排之謗議果喧有一從臣以百口保其不然得稍息而從此不復召矣改知婺源三省合前後薦章以聞詔遣通判舒州待缺里居與鄉老史文惠王浩汪莊靖公大猷舉行義田文惠割其竹洲之別業以居先生尋病不廢讀書垂絕奉孝以母老為念善

類彫零為憂丞相周必大聞其計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悔益者三友叔悔不  
予愧也先生于辭受取舍尤嚴嘗遊中都其帥雅知先生以其貧欲厚貽之先生曰義不可  
受未則難卻即日出關故人典方面贈以金先生曰向也間居嘗受君賜今有微祿不當兼  
受富人欲以女妻先生小固辭之永嘉薛象先在太學頽然眾人中无知之者先生一見稱  
之以為學問見地在行輩中无其匹聞者未信其後果有盛名所著有定川集五卷寧宗官  
其子省曾理宗贈直華文閣賜諡端憲修

宗義案楊簡舒璘袁燮沈煥所謂明州四先生也慈湖每提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而絜  
齋之告君亦曰古者大有為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此心之精神而已可以  
觀四先生學術之同矣文信國云廣平之學春風和平定川之學秋霜肅凝瞻彼慈湖雲  
間月澄瞻彼絜齋玉澤冰瑩一時師友聚于東浙嗚呼盛哉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楊袁舒皆自文安而沈自文達宋史混而列之非也  
四先生之遺文亦惟沈集絕不可見惜夫

定川言行編

袁正獻公所輯補

吾儕生長偏方間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前无大敵短兵便為  
長技甚可懼也

學者工夫當自閨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驟得美名隨即湮沒者由其學无本不干閨房用力焉故曰工夫不實自謂見道祇是自欺

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无愧始可言學

致菽飲水貧寒所不免惟盡其歡則可盡歡二字學者當熟味之

嬰兒戲于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悅了无間隔學者此心常存可謂孝矣

錢盡再來事幾一失不可復得李宰相絳之言也

吾儒急務立大本明大義耳本不立義不明雖討論時務條目何為

學者无以精神凋喪于陋巷偏僻之習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定川說九條其末條移入晦翁學案

### 附錄

袁潔齋狀其行曰考君生平大節寧終身固窮獨善而不肯苟同于眾室齟齬與時不合而不肯少更其守凜然清風振聳頽俗使時見用必能震朝廷之綱折奸回之萌吃立中流為世砥柱亦可為難矣然世之知君者如此而已至于日進其德駸駸自期于純全博大者鮮能知之君雖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知非改過踐履篤寔其始面目嚴冷清不容物久久寬平可敬可親面及人之短退揚人之善切磋如爭歡愛如媚古所謂直而溫毅而

宏者殆庶幾乎始居家塾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及遊大學亦然嘗作詩箴其友曰為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真讀書者史籍傳記采取至約後與東萊呂公伯仲極辯古今始知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僕孜孜講求日益深廣有足以開物成務者其可敬也夫

又編言行曰君天資高邁語勁而氣充足以祛人鄙吝之習養人正大之氣憂國發于至誠語及時事常類顧處心積慮未嘗不在斯世始予與君還往時方務記覽恥一不知日夜勞苦君為予言吾儒之學在植根本无妄敬其精神予恍然異之聽君議論宏大平直坦乎如九軌通衢而反視予所習者繁紆繚繞直荒蹊曲徑而已乃盡棄其舊業精思一意求所為根本者君又為予引之諸師友間以恢廣其所未至君之成就友朋而大有功于吾道者若此

雲濠謹案謝山為四先生詞堂碑文云定川與東萊兄弟極辯古今閱覽博考晚年雖病中不廢觀書

象山門人

徵君沈先生炳

沈炳字季文端憲之弟也年未四十棄去場屋師事象山務窮性理趙忠定公以遺逸薦之

不就固窮終身補

附錄

舒廣平答季文書日月示太極說謂易之極即心之極甚善人皆有此極而不自明死他私念障之也補

謝山竹洲三先生書院記曰竹洲在鄞西湖之南蓋十洲之一三先生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書皇為書四明漏天之關以題之即所稱真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于史定觀中于是端憲兄弟並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為吾鄉倉監前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城東還往為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場木為製船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未矣相與出埃于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或同泛湖上忠公為詩以紀之曰湖是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放素裘我欲從之恐淹留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修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來往倦則休是也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尚无恙相與極辯古今以求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于開物成務而後已則夫忠公之來所以商量舊學而證明新得當不知其若何也端憲之父簽判故程門私淑弟子端憲則受陸文達公之傳

而徵君師文安其兄弟分宗二陸宋史竟以端憲系之文安門下誤也端憲尤睦于成公及其家居忠公又官于鄞切磋倍篤故沈氏之學定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  
舒沈講友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

別為慈湖學案

正獻袁潔齋先生變

別為潔齋學案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

別見東萊學案

廣平同調

博士楊先生琛

楊琛字獻子奉化人負器識富文學紹熙四年進士嘗為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經學淵源鄱陽士多師事焉拜國子博士召試館職時韓侂胄專政遊拂袖歸杜口不言時事端平初特官其子斯立

參寧波府志

廣平家學

胡汪三傳

學士舒先生鈞

舒鈞字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也袁正獻公嘗與先生書曰賢昆仲朝夕歡聚浸淫磨礪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為友朋也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

今最為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于書不敢廢況他人乎純仲近讀何書更在賢伯氏程督之耳補

祖望謹案正獻公與先生帖蓋在守江州之時帖尾諄諄勸讀書嘗見延祐慶元志中載正獻一帖亦答舒氏兄弟者大略與此相同深戒學者騫高遠而不覽古今此是當時為陸學者之習氣正獻及之不一而足可以知陸學本不如此及其流弊至于如此則是傅子淵包顯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楊袁不爾也故延祐志所載帖極稱慈湖之讀書此帖正可彼此互相證明陸學精處正在戒學者之束書不觀游談无根學者可不戒乎

舒先生鉅

舒先生鉞

合傳

舒先生鎔

合傳

舒先生鏞

合傳

舒鉅舒鉞舒鎔舒鏞皆文靖子而和仲之弟文靖既沒諸子壹遵先訓秩然有倫相勉以善道鄉黨中以為儀表云參袁潔齋集

詳材謹案文靖之子有字敬仲字純仲者未知于四先生何當也

廣平門人

博士李三江先生元白

附子以稱以制

李元白字景平本奉化人遷居鄞之三江口其大父侗烈士也建炎之難張俊劉洪道棄郡走將安義迎降列城瓦解侗奮然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人乎因與董之邵任戰共起義兵于奉化之泉口女真兵至三戰三卻之奉化以是得完事定不言功而恩賞亦弗及至先生始以儒述起初受業于蔡文懿公幼學傳其經制之學已而受業廣平文懿為舍人以先生上世起兵事聞進論其功有詔贈侗修武郎先生累官至國子博士深于詩禮其論荒政賑卹極有條理皆得之廣平者也三江舊有李朝散詞蓋先生講學之地元時尚存鄭真嘗言于當事重葺之而今不可問矣先生子以稱以制以益從弟口伯誨伯森皆躋世科而以稱與先生同登第時人傳為佳話以制嘗為徽州教官人皆稱其有廣平遺法

少卿袁晉齋先生肅

別見繫齋學案

羅先生子有

羅子有新安諸生之一也廣平與徐子宜書有云羅氏子進學不怠向所得全是釋令轉得甚端的

補

鄧先生夢真



汪先生行簡 合傳

戴先生泳 合傳

鄧夢真汪行簡戴泳與羅子有皆廣平之徒也廣平在新安與慈湖書言與學中諸生自得羅子有鄧夢真汪行簡戴泳皆有起發可進今皆不可考矣

元英門人 象山再傳

諸葛先生口

梓材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五引呂大愚遊候濤山記云舒元英亦與其徒諸葛生來元英廣平弟也考諸葛氏為越中藏書三家之一後以其書入四明四明志紹熙元年進士諸葛安節贊紹興與豐宅之同榜宅之與元英為同門嘉定十三年進士諸葛十朋安節從子元英之徒當即其人

定川家學 焦許三傳

沈先生傳曾

迪功沈先生魯曾 合傳

別駕沈先生省曾 合傳

沈先生敏曾 合傳

沈傳曾魯曾省曾敏曾並叔晦子皆業傳傳父業魯曾改名木山用本宗蔭為迪功郎 參周

益公集

宋元學

文編

定川門人

雲濂謹案省曾為端憲第三子字智甫官別駕袁蒙齋嘗贈以序為言端憲之宏智淵識

竺大年

竺大年字耕道奉化人性行嚴重長于說禮鄉人皆化之為沈氏之入室也著有禮記訂義楊琪銘其墓

宗義案竺氏先世服田大年之父竺頎始遣其子從師他日喜而語舒廣平曰諸子自得師祖厲之習變而為儒雅暴慢之氣轉而為溫厚非曩日比矣蓋頎之意亦淺鮮矣而豈知追源學脈者乃及大年哉然則人亦何必羨夫貴仕也

舒先生衍

別見梨齋學案

舒先生鉞

見上廣平家學

呂先生喬年

別見東萊學案

舒氏續傳

郡守舒先生津

大學舒先生許

合傳

舒津字通叟文靖之從孫也登景定三年進士第遷大學博士知平汪府弟許字平叟景定

八年入太學通叟讀書績學年叟清苦獨立皆傳其家學者也

補

三江門人 象山三傳

吏部安先生劉

安劉汴人居鄞之小溪以詩義冠多士善清言三歷祕丞郎官嘗為賈相客而以科名自持卒不得用按先生官至吏部其詩學得慶源輔氏之傳

補

粹材謹案是傳本之袁清容師友淵源錄謝山詩話以先生為廣平再傳弟子蓋三江門人也

王先生良學 別見深寧學案

通叟門人 胡汪五傳

州判李壽峰先生洧孫

李洧孫字甫山靈海人師事舒通叟登朱咸淳甲戌進士第授廸功郎黃州司戶參軍未上而宋亡大德六年為杭州儒學教授以黃巖州判致仕人稱為壽峰先生

修

